

神相水鏡集

冊 下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神相水鏡集卷三

目錄

達摩相論五來

劉邵相法九徵 附體別 流業

朱豫菴觀人八則

右警錄相外論

朱文公推易陰陽剛柔辨君子小人

陳搏相識呂夷堅眼有龍光卽當拜相

山濤妻韓氏預識夫度量在六人之上

孔子贊欬器比人器量

裴中立自題像贊說



莊子秘傳五般內道法

蔡澤曰富貴我自問唐舉壽

桓溫劉琨見其傲大恐不善終

人倫寶鑑秘論人質性八忌

王楊盧賂裴行儉一言定四子終身

麻衣老祖辨邪正法

屠岸賈相者謂朝士云岸賈不仁之質勝伎力爲害器

須賈出游交聘碧眼道人觀氣知有大災難

王安石李承之見其言僞而辨行僞而堅悞天下蒼生必此人

呂蒙正狄仁傑范仲淹三君子氣度量相者預能品識在上位君子也

曹操許邵見其言談便決其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張齊賢發一言之善天榜已中狀元矣

王顯文唐太宗曰抵老不作繭

陶侃書生時司馬頭陀相手紋定其二公

周瑜管輅相其肉隨氣發必夭

何晏鄧颺管輅指其鬼躁鬼幽祿壽將艾

婁師德袁天綱相其方口博脣後果爲相

張蒼口無一齒壽且百齡

賀知章在館讀書改音得長壽

寶鑑錄論奇相要取大局來配合

司馬德操相關公辨出清奇古怪四大威儀正氣

諸葛武侯德操相曰君乃治世之神人非出世之神仙

王曾胡僧相曰其眉目必聖賢中來

范仲淹相有內秉聖德外見神姿

于忠肅公蘭古風論爲真大臣相但不善終附論盡忠盡節之相不據尋常遭刑犯法人面目而定

孟嘗君唐舉相其有闢達大度量

汪華唐太宗見其馬蹄生雲屬云日後當享此地血食萬年

蔣子文郭林宗相其骨紫後當爲神

周處性猛聽母教自能改性

揚處父所爲精神命脈發露無遺因致殺身

董仲舒一目七行人知其聖賢中再來

石崇范丹郭璞決其禍福不以貧富而論附馬祖見呂洞賓

袁天罡相外有十成論

郭汾陽一行禪師相其所行皆合天性天倫當福壽

直不疑爲郎官時雖貧有長者之風後必祿重

鄧禹子十三人品定相貌令守一藝

徐輝祖柳莊相辨伏犀貫頂敗處

曹翰陳搏觀其氣色謂此身以載千百年惡難矣

焦竑一念回天未放榜童謠場中不發火那得狀元焦

孫贖鬼谷師觀其氣色主大難至神能留氣可解

衛青臨刑時鉗徒觀其面現國印氣赦罪得祿

孫叔敖蔣榮論其埋蛇不使後人再見當增祿壽

宋郊胡僧相曰汝活數萬性命耶

韓文公鵲巢老人相有奇神異骨當遇仙

王志仁馬祖相識救一老陰少陽之命

達摩老祖說佛經八效

呂文德趙葵見其遺履知其精怪中來

韓世忠道隱僧見其虎形虎眼曰精靈中來

秦瓊一行禪師曰此英雄勇猛如曠野中豺狼

李世勣選將如比伯樂相馬之意觀天機也

趙子龍司馬德操觀其五種奇相知爲福將

糜竺管輅相辨犯火災者五種奇應

曹彬陳搏曰公雖貴恐壽盡出兵宜解一面網增壽

高孝標孝積駢肩生相貌舉止如一損德壽福不一

張堯封陳搏指其腦後無枕當無子後修福變相

陳鍼病危張果相死在晦朔智者教止觀十約長壽

趙州和尚聽司馬頭陀指騰蛇變龍

東平王老叟指王面帶三殺爲善改相

盧杞來和子指明面現陰司事發

耶律楚材貌醜紫碧眼道者相其目有真光爲相必忠

元史天倪天澤面醜黑紫碧眼辨麻內神光貴處

王文成遇虎目神不變豁如電開僧知其將相

中峯大師十三歲與高峯答機便識佛祖根器

陰騰宮部位圖

右髻陰騰紋秘論

陰騰紋註解

論臥相

變相論



神相水鏡集 卷三 目錄



神相水鏡集卷三

達摩相論五來

凡人從修行中來者。因前世積德根深。體格不同。目光有真而慈秀。顏貌舒泰。衆所樂觀。氣寬性善。聲清悠遠。衆所樂聞。手足柔軟。輪紋深妙。肌膚白淨。鮮明離垢。志慧心靈。舉動恭勤。言根至聖。樂於佛事。居官清正。爲國愛民。爲人孝悌。

凡人從精靈中來者。乃前世飛禽走獸。久在深山曠谷。常食仙品。千年百載。亦得天地日月精華而生。形貌古怪。或類獅王猴象。或類虎鶴犀龍。氣壯形堅。目廣視威。精神雄特。掌指奇紋。舉止陰毒。言涉邪譁。常有殺伐之心。爲人勇猛。

凡人從神仙中來者。前世廣修道德。修養元神。未脫塵世而生。骨格不凡。形貌清古。舉動風生。神姿高徹。目光澹碧。性惠氣舒。居貴非貴。樂於山林。常有修煉之志。靈機空洞。自是風塵物外。爲人瀟灑。

凡人從星宿中來者。卽天上星宿降生也。凶星降生。便爲殺星。形相嚴厲。目光紫電。勇猛忠義。英明蓋世。舉動肅肅。性明心靈。常有虹霓之志。吉星降生。面多紫氣。聚耀。陽光射斗。神骨秀異。諸竅清美。胸臆吉祥。常存普濟之心。能涉造化。爲人曠達。

凡人從神祇中來者。前世原爲忠臣孝子。死作神明。因緣未了。而復生於世。形貌奇異。神光滿面。目廣清淨。洞徹分明。聰明正直。能驅邪佞。性靈先覺。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爲人忠烈。

凡人前世不修。作諸惡業來。諸根闇鈍。相貌尠陋。目泛無神。氣短色浮。鷹腮鼠耳。蠅面球頭。盲聾瘋啞。病痿跛疾。口氣穢臭。心多貪想。癡迷狂亂。常遭刑難。惡病瘡領。見者無不厭憎。缺衣乏食。孤零無倚。終無結果。

劉邵相法九徵

相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卽而求之。凡人

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睿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彰。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源也。故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夫容之動。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實存貌色。夫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強。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事不遂。是以植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中庸之

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睛。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故如平陂之質在神。明暗之實在精。勇怯之勢在筋。強弱之植在骨。躁靜之決在氣。慘懣之情在色。衰旺之形在儀。態度之動在容。緩急之狀在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懣。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偏材未流。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

一曰觀其類族以識英雄。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爲之英。膽力過人爲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較其分數。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施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者。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

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聽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謂之英。張良是也。材氣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長世矣。

二曰觀其奪取。以明間雜。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恹。嗇是慈而不仁者。觀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強猛爲禍梯。亦有善情救病。不至爲害。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嫉惡無害。救濟過厚。雖取人之不貪也。

三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辭察變。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災之色。亂而后雜。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盡並言辭。是故其言甚低。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情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

四曰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令名生矣。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之類是。

五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依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苛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

六曰觀其敬愛。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敬爲要道。愛敬之誠。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

七曰觀其情機。以辨疑惑。夫人之情。抒其所願。則喜。以自伐。歷之則惡。惟君子犯而不校。小人願人之順己也。以佯愛敬爲見異。以偶邀會爲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愆。八曰觀其所短。以知其所長。有短者未必能長。長者必以短爲徵也。如直之失也。訐他短傲此。然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曠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

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勸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

九曰觀其聰以知所達。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以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玄妙。然後乃周。各自獨行。則仁爲勝。合而俱用。則明爲將。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體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能威能讓。能辨能納。變化無方。以達爲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達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楨榦。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沈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

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抗拘。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

流業

蓋人流之業。各有別焉。雄略高廣。包容可法。是謂器度之家。藺相如黃叔度是也。立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張良范蠡是也。兼有二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徵。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風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許劭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措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是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經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

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訓詁。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蒯通淳于髡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勇。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取其意。察其性。定其質也。主德不與焉。

觀九徵之法。重在性情材品爲要。古來安天下足百姓。無不重人材人品也。曰。材品何以辨。曰。貴視其不傲。富視其不驕。達視其不恃。窮視其不卑。貧視其所不取。曰。如師德之薦仁傑。蒙正之舉夷簡。關公之封金。亞父之輕玉斗。則一而可知其生平矣。

宋豫菴先生觀人八則

右譽錄梓

人情莫不欲富貴而惡貧賤。然而賦形有定。不能使貧賤盡富貴。人情莫不樂君子而鄙小人。然而惟心所造。無難使小人皆君子。蓋富貴之中有君子。貧賤之中亦有君子。貧賤之中有小人。富貴之中亦有小人。所貴操富貴貧賤之權者。有以驅策天下之君子小人而已。世際唐虞二代之隆。非必富貴者皆君子。然而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也。時值夏殷衰周之季。非必富貴者皆小人。然而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第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彼賦形有定者。風鑑家類能言之。姑布子卿許負唐舉之徒。往往以人之形聲氣品。決人之吉凶休咎。無不中。至於惟心所造者。非側聞大道。不能神明其意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嗚呼。至矣。下此如智果之論瑤。李克之論相。劉邵司馬德操之藻鑑。山巨源郭汾陽蘇老泉之卓識。又何以加焉。余不揣固陋。願以人之瞻視言語喜怒哀氣度作止交接。接食息存心入者。不及矜持之地。約指其大端。可以備觀人者之一法云。

瞻視尊嚴。氣靜神凝。望之儼然可畏。卽之藹然可親者。在上位之君子也。瞻視

言近指遠。簡潔清越。隱惡揚善。形之自然。溫厚和平。發之天性者。在上位之君子也。言

語

喜怒不形。寵辱不驚。處危難而性情閒適。聞毀譽而顏色不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

在上位之君子也。喜怒

氣度汪洋。襟懷慷慨。見幾明決。用意忠厚。注之不滿。挹之不竭。澄之不清。泰之不濁者。

在上位之君子也。氣度

立如喬松。坐如山嶽。進如日朗。意氣垂豫。不疾不徐。退如水流。步履安潛。不蹶不逆者。

在上位之君子也。作止

相見平淡。久而彌旨。道旁相值。閒情有餘。不自揮霍。耐人尋味者。在上位之君子也。交

接

飲食寢處。情閒性適。淡泊寧靜。隨其所遇。不論窮達。安頓自然者。在上位之君子也。食

息

陰行善事。造福於不識不知之鄉。火滅修容。致敬於無聲無臭之際者。在上位之君子

也。存心

視瞻平正。神氣冲和。殷然如有慮。抑然如不勝。湛然汗淖之中。淡然世俗之外者。在下

位之君子也。瞻視

言語恂謹。不苟訾笑。恥矜己之長。樂道人之善。不文己之過。不訐人之私者。在下位之

君子也。言語

怒不至洗。樂不至極。不逆將來之得失。而乍慍乍喜。不億未至之榮枯。而或忻或戚者。

在下位之君子也。喜怒

胸襟狹隘。疾惡過嚴。稟性狷介。廉潔自好。不同流俗。不合污世。孤高峭直。壁立萬仞者。

在下位之君子也。氣度

立容如齋。坐容如尸。進見厚實。顯榮之人。不覺浩浩落落。步履蹇謬。別去單寒。微素之

土。不覺依依。違違。步履徘徊者。在下位之君子也。作止

丰骨稜稜。使人落落難合。胸次噩噩。一似平平無奇。究之氣誼感孚。終始不渝。厚薄親

疎。分寸不失者。在下位之君子也。交接

列鼎重茵。情志不快。曲股飲水。寤寐皆安。審乎義命之真。不故拂人之性者。在下位之

君子也。食息

學宗孔孟。不因風俗之靡。而他有所佞。志切蒼生。不因天心不屬。而變其所有者。在下位之君子也。存心

眼光炯燦。氣宇深沉。太和之澤少舒。肅殺之機時露者。在上位之小人也。瞻視

言語奸深。窮見事情。議論風發。傍若無人。時有操縱。學博澤順。己不知非。人不能難者。在上位之小人也。言語

喜怒狗情。恩仇分明。好執小數。操切上下。執拗驕縱。喜同惡異。患得患失。色厲內荏。恥言微時。羞稱故步者。在上位之小人也。喜怒

多憎多愛。多疑多忌。難事易說。自像自意。恃本妄作。齷齪鄙細。棄恩用仇。果敢決裂者。在上位之小人也。氣度

於衆人屬目之地。坐起故爲莊嚴。於叢人廣坐之中。進退故爲舒泰。遇尊貴而一揖一拱。骨軟臀蹲者。在上位之小人也。交接

暫時晤對。情疏貌親。久處盤桓。面從腹誹。猝遇貴人。風馳雨驟。遙逢故舊。脫兔驚鴻者。

在上位之小人也。交接

厭常喜新。得新捐故。過爲汰侈。與脫粟布被。不近人情。過爲矯飾者。在上位之小人也。

食息

窮約則迹類聖賢。利達則行同狡僞。小事則違道干譽。大事則忍心害理。陽施陰賊。內

忌外寬。而人不知。揣人意。指攬人自利。舉世莫測者。在上位之小人也。存心

瞻視不常。神氣散亂。遠之無可觀型。近之無可矜式者。在下位之小人也。瞻視

言語無序。詞煩理寡。隨人上下。輕變鮮實。聞人閤壺暗昧。則津津有味。見人道德仁義。

則苦苦排擊者。在下位之小人也。言語

聞聲卽駭動。遇事如風發。好誇己長。恥聞己過。是之則喜。非之則怒。預測豪華而神飛。

時擬高位而色變者。在下位之小人也。喜怒

意趨迫促。忘近負遠。鄙吝橫生。好爲雅量。千乘萬鍾。能舍能讓。小得小失。大怪小驚者。

在下位之小人也。氣度

坐起不正。手足屢搖。進見則皇顧駭愕。舉止失措。退去則急遽無狀。肩背俱忙者。在下

位之小人也。作止

親疎反常。厚薄倒置。甘旨不供。父母齋觀。以養尼僧。酒肉以結豪狂。干戈以傷同氣者。

在下位之小人也。交接

作客則狼吞未饜。作主則虎視其餘。膏粱莞簞以奉口體。蔬食藁鞋以給尊親者。在下

位之小人也。食息

自私自利。而無宇宙之思。自暴自棄。而無身世之想。英俊少年。浮游浪蕩。春秋方富。志

氣傾頽者。在下位之小人也。存心

以上八法觀人。蓋非徒以形求。而以神相感者也。人有願爲君子之實。而不甘受小人之名。亦惟自善其所感而已。於觀人者又何容心焉。然此相外別傳。位分上下。取古者三德六行。詔爵詔祿之典。以富貴貧賤之權。振刷人心。轉移風俗。使天下之爲小

人者。皆化而爲君子。同一微意。自非風鑑家所能言。抑非心通乎道者不可與言。東

海先生范文園至性孝友樂善不倦人也深喜余言之有合於道將推廣是意而冀集古今人之名論以成書余亦深幸其有與天下皆爲君子之心也爰手訂而樂授之以竟厥志云爾繡水豫菴宋瑾漫識

右警錄相外有別傳之說相者意也意者性也意之而後得其性量之淺深生平見矣眞僞辯矣貴賤分矣壽夭定矣余留心世俗間二十年得於相者一二得於性者八九皆探其性之質量知其賢愚觀其性之寬容知其貧富察其性之躁靜知其壽夭細而言談粗而形器大而綱常小而日用無不洞見君子小人性之全體故精於言性者未常不精於言相者也

朱文公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渙澀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陳搏太宗召見。送至中書苑。蒙正命子姪扮僕求相。搏曰。觀二子神骨秀異。豈爲人下。蒙正實以子姪告。師曰。觀君郎眉如刻畫。眼如曉星。骨清肉秀。翰苑品也。觀君姪氣魄廣大。眼有龍威。必爲國柱用。蒙正三居相。後告歸。仁宗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雖爲翰林。皆不足用。姪夷簡職。雖理刑。氣度弘遠。智足廣大。乃相材也。帝遂命爲相。只此蒙正器量。可爲在上位君子也。

山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夫人否。妻每見竹林六友。皆賢達有容。不知何所重。朝夕皆仰止於濤。妻窺聽其談文論事。方知夫度量足以容包六人矣。王戎品曰。濤雖貧窶。容姿態度。澄澄絕俗可觀。若登高山臨水。幽然深遠。眞大人相。爲禮部時。器宇不更。仍然與未達時無異。其品位未可限量。後爲吏部尙書時。猶然如一未遇書生。此種器量。亦未易識。夫初年在七賢中。人不能窺其器量。後在銓衡之地。人亦未能測其器量。乃韓氏一女子。預能品識濤學業在六人之上。

古人作欬器。孔子與門弟子曰。中則正。滿則覆。此可以比論人之器量也。且如藺相如受廉頗之辱。汪洋大度。以國家事爲大。能包容而不以私廢公。其德足以厲朝。正其量足以容天下。如龐涓器量滿盈。懷忌背義。以私廢公。敗死馬陵道。古所謂欬器者。顯然合乎相之理也。孔子論管仲之器小哉。亦論其德器也。朱子釋曰。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此論事功。未論其德容。葆和子曰。不然。器者吾身之德。發而爲容。有其德便有其器。有其器便有其容。事功卽德器之見於形也。聖人之言。合古相法。故人雖論五官成六府就者。爲厚而有福。然亦當察其行之厚薄。而定相之厚薄也。如墻薄易塌。絹薄易裂。硯薄易穿。人薄易敗。理之必然。有等未至高位。預作富貴。性實浮華。佯爲沉重。妄矜才智。而倨侮尊長。乃薄相也。喜近匪人。擯遠有德。多憎多愛。難事易悅。類薄相也。意趣迫促。窮見事情。聞過輒喜。輕忘人恩。羞貧賤交。輕變鄉土語音。薄相也。於所厚者薄。於所薄者厚。不睦九族。喜奉外人。此皆薄相也。如張彥澤之異表英眸。形似吉而向凶。乃凶也。澹台滅明之目。爆齒張容。似凶而趨吉。乃吉也。故觀人相。

必須識其形。察其變。相焉度哉。

斐度號中立。一行禪師相曰。汝眼光浮外。縱紋入口。須防餓死。度一日遊香山寺。還婦人玉帶之德。復遇師曰。汝位必三公矣。度笑曰。一月前相當餓死。一月後如何相該三公。師云。相汝之面。須防餓死。相汝之心。還當極貴。度曰。但見有相面者。未聞有相心者。師云。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又不如一點之心。中立曰。人之心如何相之。師云。要知天上意。須在雲中取。要知心裏事。須辨眼中神。汝雖陰隲。猶耳鳴。唯已知之。但我看汝目光不浮。而紫氣貫睛。口角紋長。過於波池。而髭髯頓美。定行陰隲。而現相也。必享極貴之天爵矣。後果官至出將入相。自題像贊之說。信乎心能變易其相也。

莊子面無人色。體若朽骸。師圭相其一月內必死。旬日至山中。復見莊子。莊子將神氣收藏於內。臥於石崖中。相者斷其死在頃刻。喝曰。汝可答乎。莊子起身。高談闊論。神氣倍生。其聲音玲玲如金玉。相者驚曰。子必有內丹工夫。遂問修身之法。莊子答曰。

世人論相。不過看形貌與五官六府。乃學古人成法。不失尺寸者。此其下也。何足爲奇。我傳五般內道法。氣要辨五臟之化源。色要觀皮內之元神。骨要揣摩肉中之滋本。聲要聽音內之餘揚。紋要看根蒂處之脈絡。心要察方寸中之盈虧。汝但見我之形骸枯槁。面無生色。未辨我之骨不用肉滋。紋理內瑩。氣可以內化。色不必現於面。目皮毛之外。相者歎曰。莊子心若死灰。聲音如山鳴谷應。精神能收藏內固。此乃神仙之人。不與世居者也。

蔡澤求唐舉相。舉戲曰。魑顏蹙麴。有無生乎。蔡澤云。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耳。汝若以言語取人。失之宰予。以形貌取人。失之子羽。凡人相有惡隱於善之中。亦有善藏於惡之內。非謂人有德者必有形。無容者必無德。且如湯驅九尺而曹交類之。孔子河目而陽虎類之。爲一聖一狂者。何也。唐舉笑而答云。吾聞聖人不相。原教人自回相其心耳。至如人之幻形。原不可以爲據也。

晉桓温生未期月。温嶠見之曰。此兒伏犀骨。三路貫入天梁。邊城骨週迴四起。能載岳

瀆。有此奇骨。可試使啼之。聞其聲。謂伊父爨曰。此子精氣神與聲音相應。五山真英物也。以嶠所賞。遂名曰温。及長。果有丰概。目光如電。使人不敢仰視。自以雄姿似宣帝。劉琨之儔。肆爲不善。劉琰相曰。觀其眉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乃孫仲謀司馬仲達之流。但嫌其氣露不守。神陷不收。氣魄精神。威儀盡露。骨髮形局。規模盡張。所行傲妄。而志大言大。他日恐有滅族之患。庾亮云。有此炎炎英杰之相。便是傲人相。亦當耳。琰曰。傲乃富貴人尤忌。小人之傲。其禍尙小。大人之傲。其禍橫大。公能歛之。祿壽何憂不彌遠乎。温後北伐還。得一巧作老婢。乃卽劉琨之妓也。見温而泣。温問其故。婦對曰。觀君形貌甚似劉司空。温大喜。隨更衣坐問。婢曰。觀君面甚似。恨氣旺而威露。形甚似。恨太昂而不持重。眼甚似。恨神炤而無守真。鬚甚似。恨有紅光而無紫彩。聲甚似。恨無條音而直暴。細察君相。雖不及劉司空。亦可作一極貴之亞也。温褫冠解衣怒曰。大丈夫豈在人下。後不竟其志而滅。

凡富貴人到傲。便是了局氣象。賈氏所謂衰至則驕。何嘗之有也。乃今貧賤驕人。

自稱傲骨。不知貧賤。亦正不可傲。故爲推廣論之。

傲乃相中之最忌。貴人敗相。大段多由於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未常言相惡。皆只是一傲。便結果一生。故子傲不孝。弟傲不悌。臣傲不忠。謙字乃傲字對症之藥。堯舜之臣。非但是外貌卑遜。聲心相應。允恭克讓而謙。焉得不到忠孝全名。且如周公見士。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之謙敬。不傲慢人者。遠大器也。執玉過高。心行不端。刑人無禮之類。不可取也。貧儒傲骨。固不可無。然傲而妄大。又不足取。且論相之法。大局看氣魄。小局看精神。大局之氣。喜怒不驚其神。不變其色。舉動如滄海之波瀾。漩漩而露。小局之器。舉動輕狂。作事淺露。妄恃才品。爲萬人杰。睥睨不可一世。且如班仲升之投筆。自有近功遠略之學問。又有虎頭燕頤之貴骨。故得揚眉舒氣也。今人但習其氣概。不思既無才量品行。奇神異骨。亦效此美談。可不謂東施效顰。見笑於人也。

論人質性。忌乎傲。然而性情浮躁淺露。與執滯沾戾者亦忌。凡人形體魁梧。血不華色。

氣質暴戾。若不遭刑於中年。恐當孤疾於暮歲。蓋容貌者有形之道。氣質者無形之道。執拗乃卽惡氣之始。而漸張者也。故相中最忌病生於戾氣。怒出於沾泥。人倫竇鑑八忌。氣質沾戾者。多病而天。氣清而神短者。聰明而天。氣昏而神寒者。孤貧而天。氣亂而神驚者。癡疾而天。氣浮而神奔者。敗家而天。氣暴而神泛者。禍侵而天。氣執而神戾者。無子而天。氣橫而神挺者。犯刑而天。經云。八忌不可犯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名。浮躁淺露。豈成遠大。惟炯稍沉靜。應得令長。餘能令終爲幸矣。後果勃溺南海。照鄰溺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行儉之言皆驗。右譽云。行儉一言而定四人之終身。非行儉之有慧眼。乃四子之無慧性也。可嘆絕世聰明。四子不能變化氣質。可見其易變者相。不易變者性也。

相人清濁易辨。邪正難辨。欲辨邪正。一曰望睛。惟目之舍神明司之。碧光隆隆。正而平坦。身爲貴賢。白多黑微。性駭以癡。瞳小光徹。必智而譎。黑廣素稀。明察好讖。凡視趨笑。晴冷而不移瞬者。其人立心毒莖。不可與爾。眼神澄澈若水。豪俊英傑之流。神和

惠而黑白分明。賢良之士。善搖善閉。反覆之子。眸氣散黃。中年而死。短視不徹。其顧
忽烈。縱多敏資。而少巨力。目每偷視。穿窬奴隸。審乎日睛之變。可識人情之半矣。二
曰察形觀色。人之顏色。清而不浮。莊而不刻。言笑自若。動止有常者。君子也。意氣橫
逸。灑然鬚眉。語不嘶而視不下。行不偏而立不欹。貴而才者也。落落有勝人之氣。而
色笑或如平常。顯而庸也。堂堂有逼人之氣。而色笑或爲卑妮。顯而奸也。貌粗豪而
言語動作有細力者。武士之賢也。貌文秀而動作皆拘束者。文士之厄也。相人大段
略備。尙有小節當知。對貴人舉止拘束者。微有智而不詐也。對貴人當尊者。尊之不
諂不驕。意態自若者。誠實君子也。遇朋友而好新厭舊者。其人無恆。亦無知人之明
也。遇朋友而有德色。有傲色。不可與交也。待貧賤過恭。不似人情者。詐也。待貧賤驕
傲而無狀者。小人之愚而召禍者也。三曰聽其言。簡而深。言深而反淺。言小事而誇
張。言大事而反略。喜時常怒。怒而反笑。刻厲狼堅之性。深險難近矣。初見目爛若威。
轉看神正而不眊者。初雖恬淡。久後有情。一見趨媚。其瞬轉盼不寧者。惡也。辨邪正。

觀成敗。在人精神抖擻時易看。斷續處難看。斷者出處斷。續者開處續。道家謂收攝入內之說。小心者從其做不了處看之。大膽者從其做了處看之。不了處看其脫略。做了處看其針線。疎節闊目。若不經意。所謂脫略也。慎重周密。無有苟且。所謂針線也。二者着實。看向內處。稍移外便落敗類矣。

屠岸賈有善相者。同朝士云。觀岸賈眉毛直盛。眼光赤露。獅背豺聲。主爲人心高氣傲。職雖在上位。奸險不可與同事。更見其言未發。而手足跳武盡張。聲色血氣皆焰。性烈燥急。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朝士云。我不知相。但觀其意。強暴之性。頃變肅殺之機。時露深慮其害。相者曰。相亦有惡隱於善之中。善藏於惡之內。唯岸賈之惡氣與殺氣。交相現於面目聲色間。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士大夫同朝。亦有慮也。岸賈心不平。意常嘆恨在上卿下。一日在降霄樓。逞有技能。彈取人目。趙相諫言。反使神槩巧算。殺害忠良。豈知天之巧算更巧。後仍受趙氏孤兒誅戮滿門。乃天也。非人之所能也。

須賈交聘於秦。求碧眼道者而相之。曰。觀君面上驛馬眉間。忽起赤黑二色。如烟如霧。冲入印綬額位。謹防友戚生非。禍及身命。賈云。此行交聘。有何凶災。道者復觀。時見年壽兩部新起澄黃色。隱隱將吐而未吐。宜待黃色開明。黑氣退宮。可解其厄。賈云。奉命即日。焉得遲延。行至秦國驛中。偶見譖王處死之范雎。憐其身上單寒。解綈袍贈之。交聘時忽見張祿丞相。卽范雎也。雎欲致之死焉。因念綈袍戀戀有故人之心。釋回古云。相從心生。相從心滅。可見一點靈心。如鏡取象。如燈照影也。

相論賢不肖。不於相貌之一氣。或有容開目爽。形清色正。其性好險不肖。或有貌卑庸形猥瑣。其性光明賢正有容。心鏡篇云。論相貴賤觀其形體相貌。賢不肖察其動靜作爲。富貴者取其謙恭有容。貧賤者取其賢達有恆有等。官居尊貴時。眉彩未放。目眞愈明。肉未充骨。體容未張。乃容貌之未發洩也。爲官恬正。寬中容衆。不作威福。儼然如一未達。乃品位之未可量也。老子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相人德器之秘法也。有等得進一步之貴。便行十分之尊。體容自改。規模盡張。骨髮形

同。恢恢廓廓。所作所爲。皆已盈滿氣象。乃功名限於其器。福量止如此也。

王安石爲鄞令時。李承之相曰。面美瑩潔。乃清貴之器也。但嫌黷汗其潔耳。用園蓂洗之必去。安石曰。天生黑於予。園蓂其如予何。曰。論安石器宇動作。令人不可及。但言僞而辨。行僞而堅。心性執拗無通。若居三公。必悞天下蒼生矣。相中取富貴者。不在骨格。定在面貌。今重在語言。如何定人品位云。且如孔子觀文章。便知人精神聚散。蔡中郎聽琴音。便知其心帶殺。亦有觀洒掃進退。知其興廢。亦有觀行住坐臥。知其明心見性。何但論語言情態。不能辨貴賤也。

呂蒙正落寞時。求相者決終身。左右人忽言終作一餓夫耳。蒙正聞不嗔怒。而氣度悠容。無有媚態。相者斷曰。公非庸人耳。蒙正夷然笑曰。焉知不作餓夫。相者云。世間惟有貧賤最易移人。饑寒迫於身。壯氣消磨。雄心頓挫。有等富盛得意之時。無異於窘迫之際。縱富貴必然敗落。觀汝雖受貧窮所迫。與俗眼輕忽。神清潔而喜怒不易。其色氣正大。而饑寒不變其態。此種器度。雖貧他日必爲賢良宰輔。後居相入朝。有朝

士云。此子亦參政耶。同列者欲究問其人。蒙正止曰。若知其姓名。恐終身不忘其過矣。我輩處崇宦時。自視巍巍然。斤斤較量。非益子孫之福。同列者贊曰。眞宰相之氣度。後三居相位。子孫六翰林。其量足以厲風俗。其德足以表萬世。

狄仁傑秀才時。性情便不同流俗。言不妄發。聰明正直。考試借寓。有婦少孀者。患魔病於床。目擊羣鬼云。正神來。皆退去。病愈後私奔求合。仁傑託言人知。婦云。黑夜焉有人知。仁傑曰。古云。四知。豈謂無知。正色拒之。

范仲淹貧儒時。便有善族濟世之器量。讀書山莊。見火光沖滿其室。開視有金一甕。卽掩之。發後取助貧儒。程子云。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三君子氣概相者。預能品識爲賢臣。爲大臣。雖非相法。是一相法。

許劭一見曹操言語。便決其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夫面貌者。相之表也。言行者。相之裏也。利人之言。美如珠玉。害人之言。利如刀戟。故言狂者。敗名殺身之機也。言慈者。保家之相也。言虛浮而不實者。鮮克有終者也。言贗而思奇者。直也。才士也。學宗

孔孟言慎色真。淡泊寧靜。其所遇不論窮達。安頓自然者。有德君子也。言語奸深。窮見事情。議論風發。傍若無人者。不可與交也。語柔順而遇事執拗不通者。陽愚陰險而最奸極惡。盜名欺世者也。奮志不二。素不以名節自許。不以德色自矜。不以貧富易心。容貌若愚者。有德君子。可托妻子者也。喜道人之隱。疑人之善。慕人之富貴。厭人之貧賤。反覆詭譎之相也。言道德而又爲淫浮之言。好利寡節者也。言閑事而刻薄。遇事皆然。必非長厚人也。言激烈而已甚者。其膽強也。言暢達而自如者。其識深也。言非而善補者。小譎也。言卒而善合人者。奸詐之徒也。有才而盡露。有技而盡出。必不可試者也。恃才而雄辨矜誇。倚富貴而驕慢傲妄者。無論貌相英異。骨法瑩美。無有不敗家喪名者也。相中論呂伯恭性狷潔好責人。有長者曰。此非好相。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渙然冰釋。晦翁聞之曰。學如伯恭。方爲變化氣質。

張齊賢同友求陳搏相曰。觀齊賢容整且注。目光且真。當爲國器。觀友少年眉放。比論花蕊未足先嚙。故防夭也。問曰。何爲目光且真。容整且注。師曰。且真者。眼神內有伏。

光如月量重重。曰：眞容整者，非整齊之整，而骨不凸，不凹，豐滿無漏。曰：注二人獻策。太祖與太宗云：識一張齊賢，未用，留汝作相。齊賢不第歸，問師：薄相得第，好相不第，何也？曰：薄相得第，如苓非地而生，如草非時而翠，必速槁矣。君相不第，如鳳在地，不久必翔。齊賢出郭，訓學歸，凍於河，登岸見其家母子單衣東倒，遂將被褥，館金分助其半，立願有發達。曰：當廣施貧者衣綿。元日夢竈神云：汝發大願，天榜已中狀元矣。其年呂蒙正中榜首，齊賢名在榜末。太宗因齊賢一榜盡賜及第，後出將入相，凡隨征家丁，皆奏賜官職。一僕與錢百千自活，僕言出將立功，皆同，獨僕無職，何故？曰：當時簾內目擊盜我銀器，三十年未究，焉得有官？僕歎曰：眞相度也。

王顯文久有才名，李淳風相曰：論公才學，早可爲吏，論公相，不合官塗。宜乎培植。顯曰：天與我才，豈不與我福耶？汝以皮相論，焉能定我哉？淳風曰：昔周瑜天與其才，不與其壽，奈何？袁天罡云：有餘用洩，不足用補，較然易見。況今相腦後無枕，耳暗無色，眉散無根，目乾無光，鼻斷無梁，聲羽禿舌，焉得有官？相經曰：讀盡詩書，生得男，文章千

載不爲官。顯文向與唐太宗有嚴子陵之舊。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顯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朕非謂卿惜也。恐應淳風神鑑耳。顯文曰。陛下得賜一職。朝賁夕死亦足。房玄齡奏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便卒。

陶侃司馬頭陀相曰。君手掌坎宮一紋。直透中指。名玉柱紋。主發鼎元。貴必三公。侃戲之。以針刺其紋見血。洒壁成一公字。陳訓見而奇之。問曰。此掌紋何以主貴。師曰。惟掌之紋。乃從胎元內生。而成形成象。可辨其根源也。孔子生下。手握天紋。胸現制作定世符字。老子生下。手把十紋。足理度字。天師掌心有印紋。喝石大師手有車輪漫網紋。季友掌現友字紋。故名曰友。有等紋同綺曲。蓮花車輪。金井玉塔。六花細錦者。皆夙來有根。坎宮一紋。直透坤位。主子貴。乾宮一紋。直透辰位。爲龍居天門。脩道有成。貴近君王。坎宮一紋。直透中指。左右手俱有。主五福全備。亥宮一紋。直透官祿。爲天喜紋。官尊而一生無有災難。故知掌地。則知心地。紋正心正。紋亂心亂。今觀侃之

掌滿八卦。玉柱正直。無有雜紋。侵破。他日功名必威震八方。後果入州都督。封公。

周璩管輅相曰。肉隨氣發。神骨失其枝本。乃急流中勇退人也。相經論人。胖取精神。取氣體。取聰明。要藏者。如山之有金石。有精靈也。凡有長肉不長骨。而聰明太露。不變乎浮。卽變乎肥。早發而易喪也。相論肥胖。恢三者最難辨。肥是肥。恢是恢。形愛恢弘。最怕肥。恢主榮華。肥死期。二十之上。肥定死。三十身肥。四十亡。經云。氣以養形。爲命根。瘦人以精神爲本。胖人以氣血爲根。瘦人神衰必死。肥人氣冷必亡。故氣者。肉之本也。體之充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能塞乎天地之間。善養氣者。如龜之息。能通於周體百骨之竅。自能內固。不善養氣者。如馬之馭。喜怒盈於面目。聲色之間。孔明相論周郎。面肥頸瘦。形不稱肢。十三歲雖有奇能行兵之妙用。聰明發洩太盡。有傷七情。肥軀其能久乎。醫經論氣有三焉。有自然之氣。有所養之氣。有暴戾之氣。皆在人聰明作用中。採看氣體明矣。壽夭見矣。如自然之氣。乃胎元一呼一吸。定人之壽算也。所養之氣。乃浩然塞乎兩間。定人之賢愚也。暴戾之氣。乃悻悻自好。定人之器量。

也。孔明赤壁時。蔡瑜全體精神。氣旺不收。神焰不守。聰明發露無遺。恃才以爲無人可及。未言面色先變。未怒而氣先露。悻悻然戾其色。而暴其氣者。預決其無容人量也。

管公明相能通神。嘗謂人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無壽相。定不見男婚女嫁。何晏鄧颺求輅相。輅曰。觀何君目泛睛浮。面如灰土。血不華色。精彩烟浮。魂不守宅。此爲鬼幽。相鄧君兩目泛黃。肉不居體。筋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相宜退而不宜進。二人怒目而去。輅舅叱曰。此二君威權震世。汝不避禍。而讒言大可畏也。輅笑曰。如對死人言。何所畏耶。二人不久。果被司馬懿誅。輅出遊。見趙顏於田中。眉間發出黑毒氣。冲入命宮。年壽間年十九。乃本命也。惜乎少年不久必死。顏拜求。輅指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大松樹下。盤石上奕棋。二人向南坐者穿白。其貌甚威。向北坐者穿紅。其貌甚慈。汝可將酒脯勸進求壽。切勿言我指。次日趙顏攜酒脯入南山。果見二人於

大樹下弈棋。顏跪而進。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求壽。二人大驚。知管子言。白袍者取籍視之。十九歲果年終矣。紅袍者云。此雖管子之言。其人亦有天緣。考其平日至孝。於十字上添一九字。壽延九十九歲。矚云。回見管輅。再泄天機。必犯天罪。顏歸述於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主生。穿白者北斗主死。汝面上黑氣。猶如月破重雲之像。必添壽矣。

婁師德。天綱相曰。君方口博唇。必是賢人。後果爲相。求問天綱曰。是時羅織紛紜。吾能終善否。天綱曰。觀君氣如秋雲。色莊而溫者。貌能拜相。德能終相。何憂耶。仁傑頗輕師德。師德雖知仁傑輕之。寬中容德。不以私廢公。薦爲相。太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寮。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卿之入相。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朝。歎曰。婁公盛德。我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久爲相。故能以功名終其身矣。

張蒼求許負相曰。我口不生齒。恐防天壽。負曰。凡胎氣所成。又在次論。蒼曰。相經有云。

齒乃百骨之餘。精壯則堅。衰則落。可辨筋骨之盛衰。可念壽命之短長。我口不生一齒。焉得有壽。負曰。相中雖取齒爲壽。然而論人之壽。更有七法。一曰眉高長。二曰耳厚大。三曰年壽豐潤。四曰人中深闊。五曰齒堅固。六曰聲音遠震。七曰神足。通仙錄云。有形不如有神。秘訣曰。論壽最要緊者心。何以故。壽有可延也。老子曰。世所難定。唯壽焉。蒼後爲首領時。曾救九郡生靈。事後官至宰輔。壽百歲時。看子孫形相。歎曰。我爲顯宦數十年。兒孫輩佔盡世間便宜。今雖目擊五代形貌。一代鄙猥。一代世德漸薄。恐後不熾。

賀知章在館讀書。友聽其聲。飛散髮髮而寥落。性心浮促。不但功名無成。壽難久矣。宜乎修心改相。曰。聲壞如何。改心友曰。音者聲之餘也。心者聲之根也。知章曰。人不貴壽。徒生於世何用。發忿閉關。拜孔子。苦志達旦。勤讀昏沉太重。刺股用功。讀到死去復蘇。亦無懈怠。讀到不惟無聲。亦無有身。恍見魁星點破其心。不覺吟哦之聲。鳴於山谷。友聽其聲曰。此必聖人。然隨其聲訪之。乃知章也。兄之聲改矣。當長壽。曰。何見

其改音。曰人不知音。斯罕論矣。開談有臣知。語終流餘響。不惟雅人。兼是國士。佛經有梵音。遠近皆聞者。音也。聲從喉出。快捷低小。一句未絕。二句便接。方秋輝晚。驟馬聲嘶。俗惡難聽。實貧賤矣。聲從丹田發。林林如磬者。貴也。才也。幽幽如瑟者。貴也。賢也。秋秋如簫。策者。賤也。智也。清清如笛者。才也。貧也。散散如破鑼。敗鼓者。惡也。直也。賤而少壽也。勃勃如從土下出者。半貴小富也。其如濯釜者。貧而愚也。有聲無音。大如鴉鳴。鵲噪。雄如暴犬吠人。狂如清人夜慘。小如蚯蚓發吟者。賤而惡也。琅琅如鍾騰韻。遠聽修達。近聽悠揚者。清高也。名禪於道也。人有肅殺聲。有慈悲聲。有雅聲。有俗聲。有歡聲。有哭聲。皆在人之喜怒哀樂中流出。故曰聞其聲而知其素者。心也。情也。

寶鑑錄云。論舌長底準。臍能藏李。口能容拳。公侯人相之品。目有重瞳。鼻雙柱。重耳四乳。帝王之像。然而此數種相。亦有終身不富貴者。何以故。數者皆要取大局來配合。其格也。若形微局小。氣象不廣。眉不開豁。眼不威爍。聲音不洪。頭骨不異。器無容量。

智不廣大。反爲不稱之相。縱富貴亦是庸常。古人之驅神滅怪。斬蛇逐虎。射潮退水。竭石移山。原非凡器。此乃神祇星宿中來。其形不好。光怪而驚人。則清奇而煥發。面眼神。輝輝皎皎。骨力氣象。聳然如龍。凜凜有餘。至於目有重瞳。口大容拳。舌長底準。勇能行之。膽能決之。量能容人。德能濟人。方稱便是。耳目口鼻之外五行。自有長江大海之規模。奇峰怪嶺之異峻。雙眉插天之威爍。兩日光曜。四遠之靈秀。故生則爲王爲將。歿則爲神爲祇。

關夫子。司馬德操相曰。視其面得清奇古怪四大威儀正氣。非凡人也。徐庶曰。何爲清奇古怪正氣。德操曰。望之如青天白日。光明正大。眼丹鳳有神。爲得清之正也。眉臥蠶。高長拂天。鬚五道。飄過於腹。爲得奇之正也。五嶽隆起朝印。四瀆通接海源。爲得古之正也。面赤氣清。形神有餘。視若龍虎之猛。麟鳳之祥。爲得怪之正也。觀其蠶眉有彩。鳳目有真。光燦無塵。當有非常之功業。千百年後。與天地並立。徐庶曰。何者爲真。答曰。真之本源。乃得五臟六腑之精華。發於目者爲真。卽慧眼天眼之靈光也。得

此目彩五暉之光。則鬼神不能移。聖智莫能易也。望之氣揚四座。威鑠八方。寵辱不驚。其神喜怒不觸其色。一見令人膽張。令人志高。令人目曠。令人可親。又可畏。爲人必全仁義禮智信。何也。形以七尺爲期。貌合兩儀而論。五形爲外剛柔。喜怒跳伏爲內剛柔。五行之治。在天爲金木水火土。在人爲心肝脾肺腎。外爲耳目鼻口舌。發爲仁義禮智信。合五德配五行。相具此而推。上之爲聖賢。爲神明。次之爲大臣。爲名臣。無不可見也。

諸葛孔明。同司馬德操在草廬。相之曰。公乃治世之神人。非出世之神仙。孔明曰。我形瘦面顰。薄福之相。豈能治世。德操曰。雖然形細面顰。皮膚枯槁。猶如松柏。紋理滋潤。此爲內有根蒂之實。外無風雨之患。一日華秀。名滿天下。後蜀主三顧而出。累建奇功。後征烏弋國。用火攻。將三萬蠻盡皆燒滅。其種。嘆曰。我雖成功。必損壽矣。

王曾父一生敬惜字紙。夜夢孔子拊其背曰。汝當無子。但爾敬我之甚。當命曾參與汝。因名曰曾。未及週歲。時胡僧相曰。此子聖賢中來。啼聲悠揚。可悅衆心。目若含珠。光

彩葫蓄。面貌清潔。如月盛滿。體膚明徹。如日初出。眉細修揚。其色黑曜。鼻高圓直。明照而門齒鮮瑩白。猶如珂雪。唇厚潑沙。形色紅輝。年未冠。三試皆首。至相。

范仲淹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相者曰。君眉濃伏彩。目秀貫形。鼻直而蘭廷輔正。爲人忠正。觀住基。一郡秀氣。皆聚於此。當應子孫有斗粟貴。仲淹曰。有斗粟貴。我豈獨居。遂讓爲學宮。曰。觀君相清廉實質。觀君量顏容奇妙。威德自在。內秉聖德。外見神姿。此乃天上壽盡。復生人間者。故爲官清正。不以子孫爲計。以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之樂而樂。才能統攝八方。安立無量。史斷其孝悌滿鄉黨。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

于忠肅。蘭古風相。曰。龍角骨開。眉相廣長。面神眼神。金明晃曜。靈光威肅。立我前。色令我爽。氣令我明。神令我畏。眞大臣相。後極貴。但不善終。相論惡死凶亡者。目珠耀露。赤脈貫陽。印現懸針。鼻露刀稜。鬚逆豎。眼睛反視。如天色波津者。眼大昏沉。攤唇露齒。眼口開臥。肅公不犯凶相。不善終者何也。比論楊椒山形端貌正。五嶽朝宗。眼

齒不露。鬚髮不亂。至暴尸於市。豈可相爲凶亡乎。如曹娥容色端麗。神安氣靜。目不晦睛。言不露牙。而尋父投江。相亦不現。遭水厄之患。今配享萬古。豈非雖死猶生。故論盡忠盡節之相。不可據尋常世俗遭刑犯法人面目形骸而品定也。

春秋四公子。皆以得人稱。而田文尤著。生於五月五日。其父靖郭君惡有刑尅。十歲時。唐舉一見奇焉。父曰。此兒形貌不逾中人。豈堪負荷吾家堂構。舉曰。此子目耀五星。有望營天下之色。必當開基立業。豈止承藉先蔭。更取其面部。得其地勢。富有賢士共業。父曰。君言相貴則有之。何由知有共事之人。舉曰。凡論相取各有輔佐。朝拱爲助。有等身雄手足不稱。目威而倉骨頰欹。鼻端而眉散傾斷。口大而鬚亂。單斜皆主孤立無助也。且如氣雖盛。過盛則削。局雖整。過整則隘。度或外寬而內狹。量或始宏而終狹。皆不足以得人。我視其眉助三台。口通四瀆。鼻有土厚山高。瑩光得氣之靈。乃主朋友君臣。皆可以相得之益。故知其材量質性。足以籠罩一世。容納四國。便非凡人可及。後孟嘗果封國。君舉至。嘗曰。君言固驗於昔。今觀吾食客三千。誰應君相。

舉曰。諸客雖各有才技。獨取馮驩。精神意氣。乃純正義俠之質也。嘗曰。驩以貧窶無能。而爲下客。每見彈鋏之歌。我亦疑之。舉曰。吾視其胸次落落。有勇敢之氣。在貧不以爲羞。得志不以爲快。行人之所難行。爲人之所不爲。可爲君之良佐也。孟嘗遂託收債於薛。囑云。視吾家寡有者。市而反。驩至薛。見人民荒旱。矯命賜民疾歸。嘗見曰。債收畢。以何市而反。驩曰。臣計君宮中雖積珍寶。不足以富。驩賜民焚券。竊爲君市義。嘗笑而諾。一日。罷相歸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顧謂驩曰。先生所爲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因名聞諸侯。歷相大國。保有千乘。

汪華。天綱相曰。君眉闊一寸。鬚長及腹。眞乃丰神映發。不千里封侯。亦十年宰相。華曰。我眉濃一寸。焉得蚤貴。師曰。眉濃者。雖云少年不宜。天庭高廣。眉長得勢。鬚來照應。二十後。便成功業。如論鬚廣者。老年多福。若眉散鬚禿。縱有美髯。老年愈見孤刑。華曰。今不辨形貌。而獨取鬚眉。定富貴。恐未必然。師曰。雖則相論大局。全部爲主。其實鬚眉大有關係於一身。且如張良貌若美婦人。得鬚似青絲之秀。仙人骨氣在於鬚。

杜如晦一面無縫。大黑之麻。得雙眉細緊橫天。相天下貴處。在於眉後。因宇文化及之亂。華保守六州。慕唐太宗天表龍姿。扮作遞書人。窺之。太宗見華鬚眉英異。問曰。汝莫非卽汪華也。華拜降。太宗封職賜宴。臨行。見華面現神光。馬蹄生雲。謂曰。今汝保全六州。生靈不受刀兵之患。日後當享此地血食萬年矣。後果爲六州土神。

蔣子文。郭林宗曰。相君骨紫。貴當爲神。張子美曰。骨在皮肉之內。如何辨其色。紫。答曰。如山之得氣。其地靈而深翠。骨若得氣。其色紫而遠秀。故面豐五山。頤起重城。若不得氣。其骨不靈。其運不亨。骨氣若青者。其氣青徹。骨氣若紫者。其氣秀媚。骨滋者。其氣潤。骨枯者。其氣乾。骨壯者。氣旺。骨弱者。氣薄。骨焦者。氣冷。骨瑩者。氣明。要揣摩骨氣之榮枯。須辨皮肉之暖冷。故觀皮察色。可知其肉之本。觀肉看氣。可知其骨之根。骨格瑩瑩明潔。氣色皎皎晃亮。體膚鮮淨。耀人眼目。便爲神光。今觀子文。身面紫氣聚耀。死當爲神。後果爲金鍾山蔣王是也。

周處相貌英異。膂力過人。相者曰。觀君兩目注睛。光芒若龍麟。乃威武絕倫之相。但嫌

氣魄。炤露。性恐好鬪。可惜有此伎倆。所行不正。只難保終善。若得氣量合格。功名煊赫矣。其時州里患之不樂。處舅聞曰。今時稔歲豐。何爲不樂。父老曰。邑中南山有白額虎。長橋下有蛟。村中有周處累害人。何樂之有。舅聞於處母。母痛責之。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死猛虎。投水搏殺蛟。自欲刎死。舅曰。汝今改邪歸正。何必死。處厲志好學。州縣交辟之。

後有揚處父不能改性。好譏察人。談論風發。呂東萊言其作爲精神命脈。發露無遺。若不殺身必夭。後果然。

董仲舒遇老叟。相曰。觀君額方印滿。鼻相廣長貫頂。名曰懸鼓準頭方。丹犀五星應。他日必名滿天下。汲長孺曰。何以辨耶。叟曰。相中伏犀骨易得。丹犀骨難得。伏犀乃鼻骨直起貫額。丹犀則鼻骨直起貫頂。丹犀骨還易。五星應者更難。何爲五星應。耳之金木二星。額之火星。鼻之土星。口之水星也。觀仲舒額方壁立。鼻梁雙柱。準方貫頂。耳白似霜。唇硃齒玉。此便爲懸鼓準頭方。丹犀五星應。更見兩目明如曉星。蓋眼爲

官星。又爲文星。此爲五星滿用。日月拱印。況印堂者官印也。卽曰君臣之官。符璽之位。亦名闕庭。故眼明則利賓于王。鼻隆則學術正大。耳聰則名聞天下。長孺曰。常見印滿不得功名。何也。叟曰。印滿目不光明。頭眉無勢。有印亦無用也。堯墓內有千年狐精。與千年桃蟲云。聞仲舒才學過人。欲往試之。蟲云。他乃聖賢中再來。學問有神。明之異。不可賈禍。狐乃變少年書生。往拜仲舒。談經博古。問無不答。論及天文。狐云。午刻有雷雨。果應。仲舒注視之。神氣忽秀。忽俗。散亂不定。目光或明或暗。烟條不正。疑云。禽預能知風。獸預能知雨。此必千年之物。因使人往堯墓上取桃樹作劍。露出桃蟲。將桃樹製劍懸中堂。狐卽現原身。仲舒若非聖賢中再來。焉能學貫天人。明達至此。

石崇。范丹。郭璞。相曰。崇相面部八卦皆豐。身上四體相稱。天倉地庫盈滿。財星貴印。乃富貴全福相也。丹相形瘦骨寒。面部金匱甲匱。與廚竈并炷皆空。乃無福相也。我論不然。未察陰陽情性之理。未可定也。阮籍曰。何也。璞曰。人以陰陽立性。有其聰明聰

明者。陰陽之精。陰陽中和。聰明正用。立性仁也。陰陽偏枯者。聰明邪用。質性妄行。故觀人剛柔邪正之氣。以喜怒中探看。可定其邪正。觀崇喜悅之色帶青。輕人命爲兒戲。恃財妄作。殺婢勸酒。豈能終善。後殺身抄家。丹爲人聰明正用。效聖人之學。安貧樂道。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後舉賢良。爲萊蕪令。故論相不可不察陰陽剛柔之儀。聰明情性之理。昔洞賓馬祖見其態度飄飄然。望之如神仙焉。視其骨格修長。面方肉潔。乃金形木質之體。視其鼻竇直貫頂而靈。視其目真光滿溢。長能見耳。視其額眉拂天倉。金城骨入山林。自是風塵物外。豈爲凡器。後考試遇鍾離指曰。富貴功名。乃世間墮落因緣。賓遂棄家修道。二十餘載。肌肉消盡。惟存皮骨。復見師曰。觀汝皮肉。雖似朽壞。惟兩目紫氣在。神光內出。氣藏色而隱神。神隱氣而守真。此便是骨隱肉中。肉隱體息。隱神中神。隱眸之象。道已成矣。發念度盡衆生。方登仙位。故常在於世濟人矣。

袁天罡曰。生處有陰陰。相有全體不足。以蓋一端者。有一端可以蓋全體者。相論

合天心天倫爲應。若是少應。又部位多走。縱有聰明才智。其奇不偶矣。廣鑒錄云。相外更有十成。一曰五岳齊。二曰六曜明。三曰笑語和霽。四曰聲色深秀。五曰接對無僞。六曰行歷光明。七曰氣度有容。八曰言忠行篤。九曰富貴不淫。十曰貧賤樂於孝。何愁功業不成。近時人論提督馬相美過人。但有剖妾腹。慘暴斷友舌。殘忍不忠犯刑。朝廷大赦天下。獨不赦進寶一人。可見相合天心爲應也。

郭子儀初在行伍時。李白在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眉長入鬢。目光射人。面起重城。聲響隔山。皆聞。此乃形神骨力有餘。他日必位極人臣。署爲牙門將。後建大功。歷諸道節度。同太白出師。遇一行禪師。求問終身。師指曰。人雖具形。來自無形。其本來面目。無中生有。今觀若身分具足。氣量廣大。得配五合之同。他時身崇聲譽。名重王侯。太白曰。何者爲合。答云。上相之士。不相身面。其意亦同。相雖取其耳目口鼻。與倉庫額面關鎖之有情。其意實在天性天倫配合者爲重。所以論面。雖忌攤輪反勢。鼻忌山斷嶺折。目忌赤陽反照。眉忌閒斷逆流。粗硬立豎。鬢忌毛短反插。海底蓬松。

至於行誼薄劣。奸詭不正者。皆爲逆反不合之局。主一生多成多敗。觀子儀骨正直而有陰陽。言正直而有剛柔。得天地相合。視瞻穩而聲音清。體貌重而行步舒。得天官相合。氣溫粹而有光華。色淨潔而無瑕疵。得天心相合。識量多而權亦重。度量大而貌可親。爲天機相合。敬上下而懷忠義。愛百姓而足信行。此爲天倫相合也。有此合天之相。福壽永其終矣。後征伐祿山。見交通字跡多人。隱廢不發。感化魚朝恩。因免毒害。壽延百歲。功高天下。

直不疑爲郎官時。因有償金之德。皆稱爲長者。相家曰。觀君面貌短促。鬚髮渺禿。官卑而終困於貧。觀君氣度量。足可以蓋生平之人品也。不疑曰。我嘗聞富貴窮通。辨之以相貌。何以取器量耶。曰。面貌雖列百部之靈居。然而性格氣度。可以定人一生作用也。面方耳大。相滿全福。無有容量。何足取哉。且如鼻陶面如削瓜。解云。削瓜者。言其貌之嬌嫩而氣薄也。若論相主爲人夭壽無福。乃鼻陶身爲士師。又頤壽何也。伊尹面無須糜。解曰。面無須糜。言其疎眉禿頰也。若論相主爲人六親無情。君臣不

合乃伊尹君臣一德。又何也。傳說之狀。身如植鰭。解云。身如植鰭者。言身體如魚直立相。無有下部也。若論相主爲人。無有收成。乃傳說子孫富貴。何也。趙文子體不勝衣。解云。體不勝衣者。言體之瘦怯單薄也。若論相主爲人少祿。乃文子祿享千鍾。何也。此皆孔子論澹臺滅明之相。雖無君子之貌。而有君子之德也。不疑後果爲御史大夫。

鄧禹目有慧鑑。望氣能知人。有子十三人。察其智。量其度。窺其品。定士農工商。各守一藝。視子震襲珍三人。皆顯顯然而尊嚴敬慎。豆豆然而磊落不亂。動止有常。可爲大器。教之以書法禮樂。四子愚。形貌英秀。但本質尖巧虛浮。而有才盡露。有技盡出。宜改澄靜不浮。真實不虛。方保祿壽。六子訓。窺其器宇汪洋。譬如有源之泉。取其虛而能受。動而愈出。寬中容衆。皆合古人作爲。必爲治世良臣。少子鴻。取其眉目豁然。有逼人之氣。亦能大貴。但嫌其性好籌策。居處于于而色笑。且又卑昵。顯而好也。交朋友猶可。侍朝廷恐害其身。有子本質滯凝。不能領略者。開發其長處。補其不足。有子

好傷好害。妄作妄爲者。磨剝其有餘。教之以貿易。賈復曰。我公侯子孫。豈爲商賈賤業。禹曰。無論人爲士者貴。爲工商者賤。有品者賤亦貴也。古人望氣取貴。量度取才。察行取品。若見火也。後長子震襲珍果皆封侯。四子愚封職未受而夭。少子鴻亦封小侯。後輕忽朝廷。下獄死。六子訓爲官樂。施下土。征羗以恩化諸國。子孫駙馬。女爲國母。禹量人度。窺人智。察人品。而定玉石者。眞無遺鑑於唐許也。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問柳莊曰。吾不欲承藉先廕。自當創業可乎。柳莊相曰。視君氣概嚴冷而剛介可取。視君容體柔媚無威。而色嫩氣嬌。恐有琴瑟之好。視君鼻有伏犀貫頂之嫌。恐難定其功業。輝祖曰。論我家世。料無刑險之患。有何未定。柳莊曰。不然。惟酒色財氣。雖非相法。實係相法。敗倫喪節。損名害命。無不由此而變態也。唯有大富貴人犯者最多。古來有大力量者。能輕其財。遠其色。不嗜酒。不使氣。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乃創業者也。英傑之士也。且如陶侃有運甓歷練之勞。預有志焉。相人之法。是一法也。輝祖曰。論我體難經霜雪之練。似也。論我鼻美中有不足之嫌。恐未必然。

伏犀貫頂。相家常許侯王位。如何言凶。柳莊曰。相家但知有伏犀貫頂之貴處。不知有準家竅露之凶危。相人之理。與尋龍問山之法相似。伏犀貫頂。卽天中發脈之處。鼻孔開露。卽來龍洩氣之所也。比如長江大海。源流之水。滔滔而來。到此灘缺。不堅不固之地。必有冲崩之患。輝祖曰。長見有鼻孔開露。未見其凶。何也。曰。相非一論。必然額不高隆。山根低狹。來脈不弘。縱有飄泊之患。亦無大患。有鼻梁貫頂。準頭開露。大忌。然目有守真。神可以鎮。不准其凶。呂祖曰。脫穀爲糠。其髓斯存。神之謂也。山蹇不崩。不爲之鎮。骨之謂也。況君之鼻雖有貫頂之貴。忌乎竅露眼晦。連交其位。免禍爲幸。後果坐獄死。

曹翰。希夷相曰。目光閃閃如金。口大容拳。掌心容彈。足底藏珠。福全三代。相子目曜五星。地載山河。他日亦英雄也。翰爲將。克江州。屠殺億萬民命。獻功取貴。後至華山。見希夷。驚曰。相君耳目口鼻之五竅生烟。聚收地庫。面上肉內隱現紅絲。絞如盆。殺萬蟲之慘。可嘆貪一時之富貴。此身以載千百年惡難矣。翰死時。果現種種惡相。子目

擊羣鬼。驚染廢疾。未久子孫受貧。陶穀問師曰。前指翰福全三代。其子英貴非凡。如何貧乏至此。師曰。論翰相子孫當貴。論翰心焉得子孫享。

陳圖南云。世人徒論其相。某時貴。某時富。皆非也。若損其陰隲。雖有美如冠玉。口如懸河。頭具燕領。足底龜紋。吾知其無益。信乎心能變易其相也。

焦竑往京赴試。泊舟於岸。相者見曰。公目光神散。鼻準赤色如赭。面皮色若猪肝。不獨難發。須防死喪速至。次早開船。樓上一婢潑水。誤失金鐲於船。竑見押僕還之。試期誤失。相者見曰。公旬日內準頭面色。變爲嫩黃紫潤。帝位上龍鱗紋現。眼曜文星。必奪大魁。竑曰。此去過期數日。有何功名。不意進京。忽遇場中發火。覆試第一。未放榜前。童謠曰。場中不發火。那得狀元焦。

氣色之法。前卷雖言之最明。然恐學者未得其詳。故借辨孫武子神能留氣。氣不能留神。與衛青唐符國印氣。孫叔敖面部如命。氣色如運。推而廣之。可得大概。

孫臏拜鬼谷爲師。一日在山谷中談道。師忽見臏面上六氣皆泛紅氣。如晚霞映水之

色。黑氣如烏鳥集林之象。師驚曰。黑紅之氣纏於岳瀆。此爲珠玉陷於泥中。主身陷囚獄。傷命之難。臚曰。弟子在幽谷中。心樂身安。養性修心。有何凶氣。炤於面耶。師云不然。唯氣色朝出於面。暮歸於肺。非論人憂患而成凶。亦非論人安靜而成吉。凡氣色之本原。乃由心肝脾肺腎五臟而發。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炤。其狀有大小不同。與形象不一。或現五彩。或炤三光。或如浮雲。或如飛鳥。青色主憂驚。赤色主血光口舌。白主拆傷孝服。黑色主牢獄死亡。黃色主吉慶。紫色主降天祿。臚問云。五色之中。獨取黃紫爲吉者。何也。師曰。黃色乃胎養之氣。四季各旺十八日。故爲吉慶也。紫色乃五臟中之精華。五色中之彩色。故降天祿。臚拜求脫難之法。師細察其面。指曰。看汝六氣。雖然浮沉未定。眼有守神。亦無大凶。臚問吉凶。既論氣色爲主。如何又論眼神。師云。人面上黑氣如愁雲四起。眼有神元而安靜。縱有災難。無傷於命。此便爲神能留氣。一面之間。氣色雖見光明華彩。神泛暗淡。縱有小吉。其凶還至。此便爲氣不能留神。故人有氣而無色者。未能驟發。有色而無氣者。發而不久。譬云。神者如月之光。

也。氣者如星之光也。明星之多。不如孤月獨明。所以論氣色。必要形與神相照。氣與色相扶也。

衛青受刑於獄。鉗徒相曰。觀汝國印氣。炤於官祿印堂。十日內必然恩赦。而得祿。青歎曰。得脫刑戮之難足矣。何敢望祿。鉗徒曰。唐符國印定來。因紫赤名符黃紫印。求名必解官陞職。刑徒將戮赦恩來。青問云。我刑戮在。卽憂心切切。焉得有喜色。形於面貌耶。鉗徒曰。氣色者有天機自動之妙。非論人憂於心而成凶惡之氣。亦非論人樂於中而成美色之形。安靜時鼻準上如絳血豬肝之色。一年內飛災與損。丁驟至。患難時五山之頂。新開嫩黃色。內紫氣輝煌。百日內身受皇恩。青問何也。鉗徒曰。氣色之性。得天地造化轉動之機。而變化者也。故禍福未至。其氣先行。吉徵未能生祥。由氣先祥也。凶徵未能生孽。由氣先孽也。今觀君印堂中氣色。如翔雲捧月之象。喜逢險地。愈見奇祥。又見帝座上黃光中。又起一層紫彩之色。此便爲國印紫氣。數日內必然福集禍消。果不出旬日。遇大赦。後立大功。封長平侯。

孫叔敖路遇兩頭蛇。驚曰。古來見者必死。復反埋之。勿使後人再見。泣往告友蔣榮。託母後事。榮曰。凡見此蛇者雖凶。然而有此埋蛇。勿使後人再見之心。何憂其怪不滅乎。況視兄之貌。雖然憂戚。視兄之氣。有光天皎徹之色。鬚眉離垢。有翠綠紺青之光。兩目瞳神。猶如無塵之珠。明照面門。現此善氣。必增祿壽。叔敖云。我體質庸薄。唯氣色華彩。焉得有祿耶。榮曰。我讀冰鑑篇云。面部如命。氣色如運。大命固宜整齊。小運亦尚亨通。是故光焰不發。珠玉與瓦礫同觀。繪藻未揚。明光與布葛同價。大者關一生禍福。小者亦半載吉凶。假如面部隆整。氣色暗滯者。如美玉未出土。徒自埋山。面部缺陷。氣色光潤者。如破船遇順風。亦能航海。此乃氣色之變論也。呂祖又有一論。氣色有初起淺深之別。有去來浮沉之別。有作孽積德之別。老子論相取意。其說淺而深者也。辨德氣。觀吉凶。在人舉動顏色中探者。氣色損行現形者。大白夾日月。烏鳥集天庭。桃花散面頰。赤尾守地角。有一於此。前程退落。禍患再三。陰隲之氣。有鬼神不測之機。能奪天地之元氣。兄有此孔賢至性。救濟廣大之心。仁之質也。理之本

也。包含元氣。亦不必論其面部之缺陷。氣色之祥瑞。其福壽日高矣。後果頤壽。爵拜上大夫。

宋郊同弟宋祁館歸。遇胡僧相曰。觀祁眉現彩。目現真。望之清如遠山之翠秀。今必大魁。郊之氣色昏滯。猶如塵垢之朦。眉淡枯索。聲短三音。須防病夭。郊次日館歸。遇大兩驟至。見蟻數萬將溺。以竹橋渡之。又一日復遇僧曰。三日間枯眉驟然變翠。而光明無垢。聲短糲音。便能輕清。汝遠眼內紫氣直透天門。此乃祥光在日月所出。汝必活數萬性命而現相矣。郊思之笑曰。救蟻之生有何德。而變相之速也。師云。我觀佛經有云。人若能發大慈悲心願。便能證一切等相。何難證色聲三昧耶。今汝之氣皎然而明。猶如古鏡重磨之象。天庭上氣如黃雲蓋頂。必奪大魁。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其前。名呈太后曰。弟不得先兄。改郊第一。

韓愈鵲巢老人曰。相君枕有回穴骨。能貫通四瀆之氣脈。鼻有顧祖骨。能接連五嶽之來龍。十年內爲玉殿之客。二十年後定遇碧眼神仙。愈曰。我生平不信仙佛。有何仙

遇相中取神骨定貴。則有之主。遇神仙。何所據耶。老人曰。二者皆仙佛種子。貴人體質。足以成不朽事業。冰鑿篇辨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強起。項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陽骨線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顴骨若不得已而起。項骨平伏起。在頭以天庭枕骨太陽骨爲主。在面以眉骨顴骨鼻骨爲主。且如商湯臂骨二肘。晉文公頂骨四方。諸葛武侯枕有七星骨。伏獸密多頭有天地合璧骨。張子房有連環鎖子骨。王子朋有巨鰲入腦骨。霍去病有背脊連枕骨。佛有無見頂。孔子有珣頂。此皆非凡之胎骨也。如龐涓有鼻露刀稜骨。爲人殘忍。魏延有腦後見腮骨。爲人反覆。今觀君岳瀆有根。鬚有紫霞。髯白有澹碧光。紺髯殊唇。芝眉仙態。有此奇骨。又有奇神相應。豈非瑤池仙客而何。後遇湘子渡。

王志仁年五十無嗣。客寓在外。求馬祖相有子否。馬祖曰。觀汝面上之氣。陰墨陽青。黑貫五竅。惜於中秋前後。數不可逃。何言子耶。志仁曰。有此黑惡之氣。何時可退。馬祖曰。惟有氣色生定處。朝吉祥兮暮憂苦。汝可知有相而無祿。無形而有壽耶。志仁領

師之意。斂資欲歸。偶遇一婦。畜養一豬。價賣假銀。恐夫歸責。抱子哭奔投河。志仁贈金救之。其夫感恩來謝。志仁已臥。夫妻扣門忙披衣而出。忽然墻倒。將臥榻壓碎矣。志仁凜然變色而悟。歸家將遠年租券。盡付火焚。坐至重陽不死。復見馬祖。相曰。汝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志仁驚曰。何以見之。師曰。觀汝眼下三陰三陽色似包金。隱隱而明。五竅領然無侵。不獨增壽。必生貴子矣。後果生子爲學士。

達摩老祖佛說八效。人之受形。雖同一鎔鑄。其氣體非一。譬諸草木。未出土時。本來化生。先已各別。松柏梓桂。蒲柳荆棘。根葉種類無移也。經云。地獄中受刑鬼幽。亦有脫生人間者。何以辨。蓋凶苦形貌。癡狂心性。仍受五刑十難之厄。幼以孤苦伶仃。長以逆境終身。卽稍得舒境。命逢天促。如具五來有根之相。未出胞胎時。已受清眞之氣。神骨不凡。爲王侯。爲將相。爲忠臣。爲孝子。爲善人。爲長壽。集中皆已廣註。惟從精靈中來者。尙未辨述。爰取古人相考。略舉其概。便明佛說八效矣。

呂文德其貌極陋。父母惡其醜。以爲廢人。異僧見而驚曰。目露金光。聲出林壑。鐵脇銅

肩。手骨非常。此乃精靈中來。他日最尊貴。問曰。何者爲精靈中來。答云。相中有神祇。修行星宿神仙精靈五者。皆有根來。何以辨。此種之相。與凡相不同。不在清奇中現。形。定在古怪中現身。且如宋玉目含紫彩。氣吐秋雲。李白翠眉遠秀。紫氣盈面。按相法之清。不是羅漢身來。定是修行中來。魏徵面滿神彩。目若掣電。董仲舒重耳雙輪。目準單犀。按相法之奇。不是星宿解胎。定是神奇降凡。老子足踏二五。手把十紋。身似喬木。鼻純雙柱。矩目守真。蘇東坡面長骨凸。齒似班玉。美髯廣長。紺細如絲。不是聖賢中來。定是神仙中來。馬武額若覆肝。眉門一寸。李廣目光四炤。形堅骨壯。龍額鐘聲。按相法之怪。不是神祇中來。定是精靈中來。今文德合師子王相。豈非精靈中來。一日賣薪至市。足長一尺二寸。遺履於道傍。趙葵見而駭。真乃身載千百年之威福。必是精怪中來。遣吏訪其家。值文德樵柴。負虎鹿各一而歸。葵聞其勇。卽留帳前立功封公。

韓世忠道隱相曰。虎頭虎頸。精靈中來。當大貴。問曰。旣在禽獸中來。焉得尊貴。答云。凡

食天地之祿。未常不由乎五行所取。五采所生。此種之相。非下等畜生脫胎者。形相中得金龍獅虎象龜鶴猴鹿者。前世久在深山窮谷。修固本原。得千萬年之靈性而生。故有千百年智慧。千百年精神。但不脫本來之形。本來之性。且如呂望之形若猴。目深圓而有金光。口闊大。面鮮紅。背駝腰圓。指紋充密。張飛之形似豹。鐵面劍眉。聲若巨雷。鬚健如戟。怒發盡張。嚴子陵之形若鹿。面龐蒼古。耳聳額高。鼻直齒堅。龐統之形若鳳眼。細秀而起波。頸長瘦而背負鳶肩。此皆本來有根。爲官清正。超昇天界。至如王莽之爲人殘忍。現巨蛇而死。蓋蘇文之生平好殺。現猛獸而亡。世忠之相。形現虎威。貴在萬人上。後立大功封王。

秦瓊未遇時。一行禪師相曰。目大眞光若龍。日月大骨。體若獅虎。得此成形之相。貴必公侯。李密云。形不完全。可得貴耶。師曰。依稀似乎髣髴體。相經云。得之髣髴者。皆可取也。況瓊之目光閃爍。有眞配。以手長於身。身過於體。一望之間。勇猛猶如曠野中豺狼。乃英雄器也。九徵辨論英雄。草之精秀者爲莢。獸之特羣者爲雄。此論最妙。況

瓊膽力過人。聰能謀始。明能見機。其器品兼有。於此寧不一見。決英雄哉。密曰。何所辨。龍鱗真光。師曰。飛禽走獸中。龍虎鱗鳳鶴鹿猴象八物。目有真光也。八物中唯龍虎鱗鳳真光滿目。其餘或有一點者。有一線者。或薄薄一層者。以下飛走之形。縱有五彩玲瓏。毛皮奇異。翠色毫毛。目中真光不能有也。密曰。目真何以尊貴。若此。師曰。龍虎爲時瑞。鱗鳳濟世英。真者。卽達磨所論天眼神眼佛眼慧眼法眼之靈光也。故人得之。事朝必忠。事友必義。非侯王卽將相矣。密曰。辨真之貴是矣。其氣體早肥。可有嫌乎。僧曰。取象而言之。又非概論。比如飛禽走獸類數般。莫將禽向獸中看。瘦長但向禽中取。肥短當爲獸裏觀。似禽之類不嫌瘦。如獸者肥最爲妙。禽肥必定不能飛。獸若瘦月安快走。今叔寶勇能排難。膽能奪救。乃公侯大局之器。非比無血氣人體質論。

李世勤每出兵選將。必奇龐福艾者遣之。魏徵問此何故。答云。薄福之人。不足以成功名也。選盛彥師出師。徵曰。觀彥師之目小而無威。口窄而無容。形貌未見其英異過

人世勤曰。我視其目有火光。形有骨力。真乃毛髮非常。但今未得勢時。如病虎之狀耳。且如春秋時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謂伯樂之後無人矣。伯樂舉九方皋遍求馬旋域中數月。而報得良馬。牝牡毛色畢呈。馬至則與前報者戾。穆公不悅曰。牝牡毛色不分。又何言馬之能知。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驗之果良馬。夫君子之相。何異良馬。相者得九方臯之術。化矣。

趙雲。司馬德操相曰。公乃福將也。面有五種奇相。他時全忠全信而終能全體何也。視其面四水不斷。而連接流通。可定其一路功名到白頭也。視其目若流泉之清。縱在千軍萬馬中。千鎗萬弩內。無有一傷也。視其態氣魄廣大。而一見令人志高。令人膽張。令人氣爽。令人目曠。不敢仰視也。視其手掌厚重實。指甲瑩堅者。主有肝膽智謀也。此五種何以解之。曰耳爲江水。目爲河水。鼻爲濟水。口爲海水。四水最難得者。連接流通也。比如耳高聳。其勢能接南山之河水。鼻有梁。能通北海之長流。目有倉。能令江水之壘朝。面起重城。能使四瀆盤旋。流通於五嶽。可斷其一路功名無間也。如

耳高而鼻塌。爲江水不接河道。目長鼻斷。爲河水不通濟。鼻直而準尖。爲濟水不通大海。口方而地薄。焉能承載其長流。主功名來而速退也。二曰目若泉水之清者。麻衣書云。將軍泉水。宜到眸中。解云。泉水者。言其上陣將軍發怒時。睚眦盡裂。其目神如止水之清。澄然瑩靜。無雜而不變者。終無殺身之患也。三曰論氣魄者。一望之間。其精神氣象。睚眦然而生。曠曠然而出。氣壯形堅。神藏威露。主力過萬人之勇也。四曰論態色。如秋雲之和。神如杲日之威。可親而又可畏。能剛而又能柔。得陰陽正氣。言忠行篤。福壽永其終矣。五曰論爪甲者。唯志在于甲。甲乃筋之餘。肝之所出。膽之所附焉。今爪堅瑩大。指掌端重者。主爲人志高膽雄。敢作敢爲也。後果年七十餘終。可爲全體將軍也。

麤竺見管輅相曰。鼻準上泛黑。眼胞上無有睫毛。必犯回祿火災。若論相中犯火災者。有五種。不獨此一端。五種者。一曰焦髮赤鬚。一曰眉散鬢禿。一曰火眼焦聲。一曰準頭赤裏炤黑。一曰眼胞上無有睫毛。數者皆主犯火災。然亦有不犯此五種。相招此

厄者何也。相經難有。足見活變中。又有一說。人面上相。犯十大空亡。羊刃破家格內。亦有招火厄而准折者。亦有相遭火厄。爲惡難破家。而無有棲身之處。亦如一也。何爲十大空亡。羊刃敗格。面色如洗。光氣如灰。土塵濛。鬚亂如草。眼珠紅而暴露。印堂穿破。或天空地削。或神昏氣味。數者雖主凶刑。而敗祖離宗。若遭回祿。破家亦如一也。此乃論燒房破產之厄。猶可。更有犯火中燒死之慘者。亦是有相耳。如人耳目口鼻之五竅中。氣如烟煤。沖出天倉地庫。四門起霧。不犯天誅。必遭烈火燒身。偶一日。糜竺乘車歸家。偶見一美婦。迷失歸路。借坐車側。終日心無他念。其婦忽云。我非婦人。乃火神也。今日城中子刻大火。汝家亦在數內。念君有坐車不亂之行。故預告之。陳搏相曹彬曰。公邊城骨起。印闌眉開。目長光顯。必主早貴。忌乎頤削口垂。無有晚福。凡出兵屠戮。宜解一面之網。後下江南。托病戒殺。全活億萬男婦民命。一日。遇搏曰。公髭髯驟長。口角頤豐。金光聚耀於面目。鬚眉必增祿壽矣。何爲金光。曰。金光者。德光也。其色如紫金晃亮。人若陰德有感。面焰金光。眉焰彩光。目焰神光。鬚焰毫光。色

昭祥光。眼紋直透入天門。不獨增壽。富蔭子孫遠福。搏歎曰。人無一定之心。而無一定相者。信然耳。

論變相者。如高孝標。孝積。其母產二子時。駢肩而下。不分前後。至於相貌。舉止言笑。如一。及從學。進退吟誦。穎悟文墨。皆如一。先生亦莫能辯。甫冠。同入庠。暨完娶。父母恐二媳莫辯孰爲夫。乃命各以衣履別之。又同時各生一子。考試補廩亦同。一日遇希夷相曰。汝二君丰神秀異。眉翠目碧。鼻直口珠。耳白輪紅。氣清神澈。皆係科第中人。物況今日耀彩色。必主同科。里人曰。命同相同。運同。可知命相皆有前定。秋試借寓鄰有麗婦少婦者。私挑其兄。正色拒之。復挑其弟。遂與私焉。累婦不得其死。場畢。見希夷。相兄眉焰紫彩。眼曜文星。必主聯捷。相弟非但不中。而且天絕。兄驚問其故。師云。觀弟之翠眉變癩。碧目浮睛。硃唇色翳。榮蟲之鼻赤而黑。巽桃之耳乾而焦。神色頓然枯槁。氣冷而散。此必損德變相矣。及放榜。果兄捷而弟殂。伊子戲魚溺於水。兄又聯捷。官至七十。誕日思弟。囑其子孫云。叔與我駢生。論命相莫不與我相似。因損

德後祿壽不能與我同。歎曰：易見者相，不易言者命。命在天也，相曰人也。應天時合人事，其精神之忽散忽聚，志氣之忽斂忽弛，有中形外，不可掩也。故造物大公之心，福可以罪滅，罰可以功贖，生心發面，惟人自造，可驚可怖。

張堯封、陳搏相曰：君面豐枕空，須防無子晚窮。堯封笑曰：現有五子，何言乏嗣？希夷曰：論汝鼻梁貫印，五岳朝宗，當身貴而子榮，奈腦後無一地可容者。前後不相應也。堯封曰：常見有無枕骨而貴，何以爲准？師云：此非概論，凡人耳後豐滿過於面者，不必論其枕骨也。堯封不信其言，未及三年，連喪四子。往見希夷，論曰：相人雖取骨豐爲福壽，殊不知其中有破相者三。堯封問曰：何爲破相者？三。師曰：腦骨雖取橫山仰月爲貴，目中若無神，鬚眉不翠秀，非古相，乃俗相也。二曰：頭骨雖取聳凸高起爲壽，肉若不瑩稱，血氣微薄者，如山石之不得氣而不靈也。三曰：面雖取骨之磊落朝拱爲貴，殊不知聲內若無音，腦骨不相應，乃實而不實之相也。故有肉有骨而有氣者，曰古而厚；主貴而壽，有骨有氣而又有神者，曰媚而秀；主貴近君皇也，有骨而無肉無

氣曰硬而剛。主孤刑也。無骨無肉。又無神。曰薄而弱。主夭壽也。今觀君面全五山。腦後單薄。必須修福變相。方有收成。堯封尊教。遇饑荒獨救活千萬人命。一日夜夢一神鑿開其枕。將三環嵌入枕中。痛醒。腦後不覺驟長其骨。往問師。贊曰。此卽三台骨相應五山。當大顯功名。後果中科甲。幼女又爲仁宗皇后。贈太師。復生三子。

陳鍼卽智者大師長兄。梁晉時參軍。年四十。性暴多嗔。病成蠱脹。智者見其體膚朽壞。氣性更加剛急。囑曰。人以剛柔爲血氣精。能養血冠衆體。氣以養形而化成。神能留氣而復其原者也。兄不以生死事大。而藏神養氣。反多嗔怒。喪精敗氣。朽骸焉得長生。鍼同智者遇張果相。曰。面皮虛腫。唇黑爪枯。兩目泛精。四體空浮。猶恐死在晦朔。智者聞言。遂任童蒙。止觀十約。指兄依法修身。可以却病延壽。鍼遵大師修習。未及一載。忽然遍身手孔皆悉虛疎。覺息出入。復見張果問曰。汝服何藥。驟能諸竅清美。手足堅實。鍼曰。但遵止觀修身。果曰。參透止觀之法。身心皆空。有何嗔怒。不但長壽。道亦成矣。

趙州從諗和尚。司馬頭陀相曰。觀汝目睛。濁當天。騰蛇紋鎖口。主餓死。從諗知貌不揚。而心無身相。苦修三載。忽然骨肉瑩暖。頂起五峯。鬚眉色雜。唇色鮮紅。騰蛇紋忽生兩角。變現如龍。舌尖上起一痣如珠。宛如草花。日光視日而不眩。南泉大師曰。此乃如龍得珠之象。而贊曰。出家人之相。難定終身。易乎天堂。易乎地獄。如若能捨身命而修行。便了生脫死。我今看趙州能帶着臭皮囊。而有脫胎換骨之手段。何憂不成佛作祖耶。後果受二主供養。其福無量。

論變相者。如東平王出獵時。遇一老叟。拍手歌曰。人死爲羊。羊死爲人。無人知覺。可悲可笑。王問之。答云。我聞蜀中之猿。索其子而腸寸斷。柳州之狐。抱母皮而觸階死。雖爲禽獸。亦知天性。況君相帶三殺。宜改相爲吉。王問何爲三殺。叟曰。聲如破鑼者。謂之聲音帶殺。色如昏醉者。謂之神帶殺。火氣貫睛者。謂之眼帶殺。犯此三殺。壽恐不終。王問作何善事。可改其凶。叟曰。汝爲國王大臣。何事不可爲。若能捨財爲一切濟人利物之事。皆有回天之力。若要。不費財行萬功者。只要發一言之正。有益於萬民。

卽可以變相矣。王積德累功三年。復遇叟曰。殿下腹內生堅固子矣。王曰。何所見而言之。叟曰。觀王神滿氣完。聲音和雅。目不晦而有定光。此卽變相也。王曰。何爲堅固子。答曰。凡成佛作祖者。便生舍利子。爲金剛不壞之體。眉間長放光明。積德者性根堅固。腹內便生堅固子。眼內必有定光。王曰。我無德可爲。平日止因爲國爲民。受人毀謗。我亦忍辱不退。叟曰。此卽性根堅固。身心不壞矣。一日朝臣譖王於帝。帝召問汝在家何樂。對曰。爲善最樂。帝贊曰。其言甚大。遂問王子孫五六歲以上十八人。皆賜侯印。

作孽相。如盧杞。來和子曰。君面雖藍若鬼。氣魄深厚而神光深。熊唇豹首。眼露赤光。輔鬚逆豎。乃精獸中來者。當大貴大凶之象。果居相位。爲人作孽深重。後沒身之年。往見來和子相曰。觀汝面上官星雖然未退。藍氣泛白。殺氣皆退。神奪氣移。精彩烟淨。肉肥氣冷。無有生色。百日內須防陰司口舌。杞曰。陰司事汝何以知之。答曰。相中有六神之氣。其中有鬼神不測之奇。一爲青龍之氣。其色如絳繪蠶明。故紫彩之色。見

於三天。發於子宮。生貴子。發於官祿財星。陞官爵。發於陰陽蠱囊。降天祿。一爲勾陳之氣。其色如黑風吹雲。主敗業分離。一爲玄武之氣。其色如朝烟和霧。主惡夢死亡。一爲朱雀之氣。其色如晚霞映水。主口舌官災。一爲騰蛇之氣。其色如草火將灰。主盜賊火災。一爲白虎之氣。其色如凝脂塗油。主病符孝服。心鏡歌云。六神之氣。獨勾陳玄武最凶。若從天門纏於子宮。必損子孫。纏於福德準頭。必敗業。纏於命宮。必損己命。若纏於命宮。又侵犯四門五竅。必犯天誅。今觀君黑氣如烟煤色。在五竅冲出。君之五臟必先壞矣。故知君幽冥之難速至也。杞問何爲四門五竅。答云。乃乾坤艮巽之四門也。五竅者。乃耳目口舌鼻之竅也。今察君之面。形容鬼躁。魂不守宅。身體雖在陽間。其識神先歸地府。急宜懺悔。少解其罪。杞凜然歎曰。我速行好事。可易相乎。來和子曰。汝今罪孽已露。悟之遲矣。改之無及也。

耶律楚材面目醜怪。元太祖見而贊曰。目光湛湛。如龍睛之威。開合閃爍逼人。其材足以正天下也。伯顏丞相曰。據臣觀之。但見貌醜而質粗。貴在何處。太祖曰。朕常與紫

碧眼道者論之。相不必全論。止要辨明清濁二種。方入骨髓。帝遂召紫碧眼相。解之云。形象外見。神氣內滋。氣清形濁。雖醜必貴。氣濁形清。雖清亦賤。故論清中濁者。縱貴亦是平常。濁中清者。其貴非凡。伯顏問曰。二者如何分別。紫碧眼曰。清中濁者。譬之淵中流水。雖清而易挹也。濁中清者。譬如有源之泉。雖濁。淵淵而來。不可量也。二者比如郭有道。稱黃叔度之目神。澄之不清。澹之不濁。澹之不濁。易耳。如何是澄之不清。此種器量。迥出尋常。雖達人亦未易識。神鑑云。目光者。形之餘。常佐形之不足。鬚眉者。容貌之餘。常佐容貌之不足。郭令公半部不全。霍驃姚一幅寡臉。貴乎鬚眉也。公面雖粗醜。奇在目中。之真元。湛湛如泉之水。而愈動愈清之妙。眉雖濃。取在濃中。細發而有伏彩之秀。必爲佐國良臣也。後果爲相。忠直。太祖每見。輒曰。汝又爲百姓哭耶。楚材曰。臣非好哭。百姓者。乃人主之百姓也。若陛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與一利。不如除一害也。太祖重其言。卽封廣寧王。

辨麻貴賤。元時史天倪天澤二人。面麻醜黑。友人王子善問紫碧眼。此三醜相。他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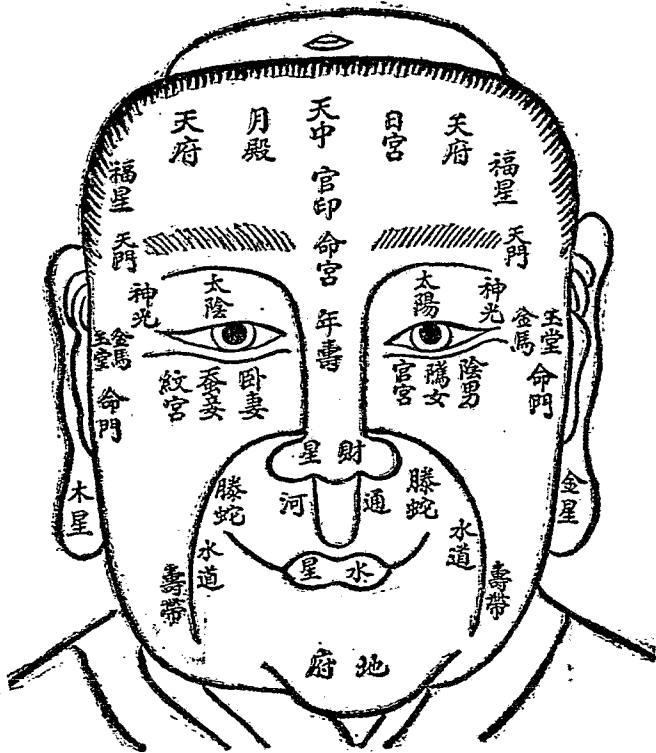
何事業。紫碧眼曰。二人面雖麻醜。麻內丰采。皆乃大臣相。子善曰。麻內有何丰采。曰。麻乃先天一炁。胎氣先滋。谷神先枯。氣魄精神。是清是濁。顯而預見。麻內色暗晦滯者。其氣濁。麻內色紫明潤者。其氣秀。精實氣固。麻色麗。氣薄神衰。麻色弱。故觀麻內元神。可辨壽夭窮通矣。子善曰。常見麻多麻黑者。極貧極賤。有何分別。曰。相中雖云麻。不論眉。然而麻人最要緊者。取眉爲丰采也。凡人一面黑麻。麻內紅黃有氣。口唇色鮮紅麗。爲麻有血氣。唇有精神。定多福壽。麻白無氣少神。而難得出鬚者。天壽相也。麻若金魚。白細紫鱗者。玉殿之客。麻若胡椒羊肚錦秀者。白手成家。麻若蝴蝶。密眼無縫者。貧窮之漢。麻若水泡。蛀蟲黑盼者。刑囚獄厄。麻若枯鬚赤鼻酒糠者。常抱疾患。故滿面之麻。無傷於眉。不質於目。不破印不繞鼻不鎖口者。最難得也。然未遇時。英傑之士。正在此醜怪中尋。看天倪滿面無縫黑麻。鼻獨瑩繫無侵。此爲玉樹金花之象。必受玉帶纏腰之貴。天澤一面龜紋。大塊之麻。齒似爛銀溫潤。目有眞光含秀。此石中有美玉之藏。他日必麗照于萬民。後天倪相天下封王。天澤宮至都元帥。

王守仁未遇時。同一老僧入山訪道。忽聞有一虎至。守仁神色不變。兩目豁如電。開僧贊曰。公後當有列士分茅之功業。仁曰。何以知我。曰。觀汝偶遇不測之驚。神曜三清而澄然不改。是爲大賢人。若有此出將入相。名重四海。不逾年果建大功。官封伯榮。歸遊天台山。訪道直至深谷。如入熟徑。見一詩室。久封不開。卽命開視。宛似前身。有詩曰。四十年前王守仁。開關原是閉關人。

中峰大師前身。卽無門開道者。在昭慶說法。形相矬矮。過檻倒地。衆皆譏笑。道者卽閉關禮懺。法終命。求轉相好。轉世卽中峰。頭具覆鉢。髮根紺翠。面如滿月。光明離垢。鼻相廣長。口齒含玉。手現車輪。足底蓮花。十三歲時參高峰。會下師一見問答。便贊其佛祖根器。衆僧問曰。我等千僧之中。亦有參學一二十年者。亦有參學三四十年者。未能承授拂子。此子一進堂。如何便授記爲佛祖師。曰。要知前世根由。須識本來面目。此子雖然修行未久。形相不凡。出口見頭。皆明夙慧來由。汝等參究雖久。不過看古人公案話頭。皆隨人脚根而轉。相皆庸薄。便是苦修一生。參究一世。無非得些皮

三十六陰陰部位圖

神相水鏡集 卷三



面上見識。非是本來慧見。本來福量。焉得本受人供養禮拜。故墮落夭折者不少。豈能與之頡頏哉。

右警道人陰騰紋秘論

陰騰之理。懷天地五常之性。抱陰陽兩氣之靈。通於肺腑之間。先察三十六宮陰騰出入之神路。辨部位合其格。天性合其情。而用乘除加折之法。吉凶無遺矣。耳目口鼻。乃相貌中之先天。氣魄精神。乃相貌中之後天。陰騰紋。乃心田中之靈苗。能挽回人之造化。而變凶變吉者也。呂尙無形篇曰。未觀相貌。先相心田。有心無相。相從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心者有形而無質。居於形體之內。不可得而見也。其可見者。莫良乎眸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故心欲害人。事雖未舉。其眼先露狠威。而睛轉赤。心欲救人。口雖未言。其眼先現青蓮。而睛定光。所以人之善惡。皆發於心而現於表也。古云。論目神雖爲心之外表。然而觀人氣色。亦可以辨其心也。故有慈悲心。忍辱心者。自有一種祥和藹吉之氣。有忠義心。正直心者。自有一種威嚴清肅之氣。有貪嗔心。癡迷心者。自有一

種陰霾暗昧之氣。陰隲紋不能長現於面。有紋必有氣而有色也。觀者必須人事未接。雞唱時。燭光照之可見。或在大喜時。隨時而發現。或在大怒時。隨氣而顯露。或遇轟雷震地之際發明。或值天清月皎之時吐光。如青天白日發現者。善惡畢露。禍福速至矣。太乙真人曰。積善雖無人見。陰隲透出天機。何知其人天賜祿。福堂紅潤四倉明。何知其人天降災。三天黑霧命宮青。何知其人絕處生。眉散重生髮紺青。何知其人福壽增。日晦重明鬚得神。何知其人死速至。肥肉青浮瘦黑枯。呂祖曰。善惡雖觀外形。而合內表可鑑。然而觀人之動靜行爲亦顯然耳。如存心隱德者。其神靜而安藏。使心用心者。其神怒而睛眊。心鏡歌曰。形爲心役者病。事爲心役者敗。心爲神役者好。神爲心役者亡。如陰隲紋。科名星。國印氣。三者乃積德相之先兆也。如眼下蠹肉烏青。眼內光散神離。三堂氣暗色昧者。乃作孽相之豫捷也。科名星。乃肉中隱藏一股精華。如珠發現之氣也。國印氣。乃內黃而外紫。鋒銚碧耀。如光吞萬象之色也。若慘刻立威而損行。昧心作孽而喪心者。黑毒氣先從眼內沖出。繞定於三天。盤結於年壽。猶如轟雷未震之象。

必犯大怒而有遭災遭禍之厄。吁。吉凶定矣。富貴昭然。若見於陰陽變相論篇之說。又在於形相之外。

陰陽文註解

頭骨驟生於低陷。有禍反祥。呂僧珍。蔡襄相曰。鼻高貫頂。口大容拳當貴。奈腦後單薄。

起。一星相應。福壽無量矣。古來童子十六骨成。我年已半百。焉得骨生。襄曰。相中雖論十六骨生。陰陽變相未定。三十歲上。四十歲下。若能長骨長神。必增祿。五十歲左。

六十歲右。若能長骨長血。定增福壽。珍後從良起兵。全活萬民。頭痛數天。病愈。腦骨益大。血肉瑩然。得氣而壽。

血氣忽貫於枯容。其福復生者。縱然皮腐枯槁。其紋理紅黃。即為內有根蒂之實。其福

復生。經云。髮白而皮皺赤。內形枯竭。見此衰老相。死期亦不久。若能做陰陽美事。血氣貫於枯骨者。肉色復滋。其壽復長。

陰陽紋現。必主兒孫富貴。陰陽紋。即三陰之虛。便知其人多作陰陽美事。無子生。子明。

蠹肉烏青。定當剋子絕孫。蠹在眼下。皮絕。虛腫內已空。青主老年。蠹肉若見。陰

騰紋明黃。必有陰德。反生貴子。昔商瞿四十而無子。孔子曰。勿憂。凡人四十歲外。陰

水道騰蛇紋。變現如龍。祿位復增。者為壽帶紋。上忽生兩角。為龍入大海。反為大貴。閱

山根懸針紋。冲破年命。禍生不測。懸針紋極活。在印堂之中。上一分冲斷命宮。下二分

鼻上不宜橫紋。現然而山根上有懸針紋。冲入年部壽位為殺。紋冲主大凶。有橫紋攔住。又為陰陽類論。不作凶紋相也。

目晦無神。知其必夭。宋朝尹洙蔡襄相曰。頭無腦骨。目無守精。鼻陷山領。齒露牙根。不

反主貴壽。

聲啞失音。定然絕祿。失音者。雖然主天。病後其聲復鳴者。必損於心田。死期不遠。聲啞

三陽骨瑩肉暖。祿壽必增。音賈鳳鳴。三陽平滿者。常自回相。其心不絕。後一日。許負送論

歲問子。觀乎兩目。太清者。有尅凶露者。有傷。四十歲問子。三陽枯陷者。有尅。紋冲。破者。有傷。五十歲問子。蠶。青裂者。有尅。盡肉。虛虛者。有傷。曰。犯此尅子。相可改乎。

云。國印紫氣。可破殺天相。君相霜鬢。透與眉梢。上常現紅黃紫彩之色。其盈於耳唇。紋

心陰德。可改孤獨天相。君相霜鬢。透與眉梢。上常現紅黃紫彩之色。其盈於耳唇。紋

三陰氣冷色寒。死期不遠。陰。三陽也。四除乾枯者。指甲乾。鬚髮焦。唇黑。耳焦者。是。

頭尖削而神浮。泛貧窮夭壽。三尖六削者。必窮。目泛而浮睛者。必夭。得

身浮胖而色昏暗。敗業亡家。言人之精神氣肉。皆發於外。內已空虛。而又氣促者。主天

三陽華彩玉堂明定享子孫封誥。三陽即男女宮也。華彩如紫線之亂盤也。再得玉堂有氣聚成珠如電光者榮封。

日月齊明陰臨現必產英俊麟兒。日月即額上兩角明亮皎潔也。兼之陰騰紋明亮黃明直透至玉堂必受子孫封誥。

彩霞遍飛於四門。紅者為色紫者為彩四門者乃子氣在四處發現主財寶遠貢。

翔雲繞定於三堂。翔雲者紅黃紫色也。三堂者印堂兩玉堂也。陰騰氣在此處發現主身大貴此皆有德之氣也。

唐符廣亮得紅潤准入泮遊庠。唐符者紅氣也。隱於肉裏外有紫氣單之潤澤准入三台以老潤明嫩為主有等犯官災者得此唐符之氣文書印至出罪。

國印輝煌現紫彩許連科及第。國印者黃色隱於肉裏外有紫氣單之準入科名。中後者得此國印氣繞於準頭命宮必然天赦。

瘕損蠶囊恐損於男女。蠶囊者即眼下也。臥蠶兩頭紋交合如蠶之形為臥蠶主生貴子。肉眼者紋亦兩頭交合如眼。漢賈鳳鳴蠶囊生瘕七外紋成

如眼便為肉眼開明八十生子。

紋傷鳳袋定傷於妻妾。鳳袋三陰之下不宜紋冲破。若行好事紋理紅黃轉脚赤。

龍睛鳳目骨珊珊須知星辰仙降。龍睛黑白合真者鳳目長而細秀者骨珊珊仙骨也。須知俊雅有德者生此子主大貴少福者生此兒恐

龍睛鳳目骨珊珊須知星辰仙降。須知俊雅有德者生此子主大貴少福者生此兒恐

防天折。須行陰
隱事。培養可成。

鷹腮鼠耳氣。蜂蟻。定是重孽鬼胎。鷹腮鼠耳。乃顯然耳氣薄者。面皮削薄也。范文正公

鬼而去。

三天轟雷。三天者。即天中與兩天門也。有黑毒氣繞者。必犯天怒。作善事可免。若天門

凶死。三天黑氣繞定。於命宮命門主天誅。

四門起霧。氣如雲開。月出者平安。災後不退。必主凶亡。即為作孽氣。其攝神先歸地府

受罰。現此形。死亦不久。

福堂潤澤。驟然財發若轟雷。左右眉中為印堂。左右眉角上為福堂。紅黃紫彩光耀

祿位焦枯。陡見傾家如瓦解。祿位在庫倉之傍。祿馬之間。黑如濕灰色者。及

龍宮布雨。即三陽有紋。沖癸破者。主損子孫之應。存心可解。

鳳沼興雲。即三陰有黑氣盤結。主損妻妾之驗。

四倉平滿。平生有祿有財。兩天倉兩地倉。若平滿者。資財豐足。若見殺紋。沖破於倉庫。毒氣侵犯財星者。必有損於陰鷲。反敗。

八卦豐隆。一世無凶無險。面之八卦也。飽滿不缺陷。主一生多福。若見紋冲瘕破于豐隆之所。黑氣盤繞於紋。瘕兩旁。必作昧心之事。反主凶災。

海底藏松。髮發頰下。毛細如草。亂鎖於頸者。坎上風水必喪。主破家。不然。必凶死。大忌初出時。凡事存心修德。髮長三寸。方許免禍。

丹田顯鏡。諸事存心。胸窩結成肉鏡。名曰萬事足。見此相。無貴得貴。無子生子。無壽增壽。無祿得祿矣。

相中法令紋即騰蛇紋。其性極活。長過於頤爲壽帶紋。主增福壽。近於口爲騰蛇鎖

口。主餓死。昔鄧通裴度皆有此紋。度積德挽回造化。通積錢難挽造化。二君之手段

可見其誰是誰非。

論臥相天月老人題

善覺者乃能臥。能臥者無不覺。羲皇一枕。傳出真詮。右髻獨得臥中三昧。照見五來色相。參透變相中消息。醒臥無別。

余寓雲居。與毛子稚黃相近。一日。與王子豹彩訪之。居當吳山西。左江右湖。焚香拂席。坐於竹榻。燻名茶。試新泉。因推小窗。以攬夕照。山葉染紅。江濤湧白。相對論相外之意。王子出一語。我目擊一士子。貌英秀。才辨慧。弱冠得第。友曰。看汝年少。飲鹿鳴

宴時。乃最樂事也。士子曰。飲鹿鳴宴之樂。還不足樂。惟馬上迎歸。兩岸婦女。無有一個眼睛不對着我眼睛看。乃生平之樂。莫過於此。長者曰。此子言大喪天地之元氣。雖有丰姿才學。恐有礙其祿壽矣。北試還。果病卒於歸途。毛子謂余。子與氏不云乎。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變動。而心術分焉。故千古之善相者。莫如孟子。今兩先生之言。正與余變相論之意合。因爲錄此。

變相論 右醫著

風鑑家唐許柳莊之徒。往往以形骸聲色。決人休咎。未可概論也。呂祖有鑿形換骨去偽育真之變。凡人頭額枕骨口齒質性可變。而一時難變。惟有氣魄精神。鬚眉肉色。其變最易。或遇病而更。或隨心而改。遲則半年。近則月日時刻。皆能變也。論頭偏塌者。卽能長骨長肉而變圓。面滿神彩。氣秀骨榮者。疾能失神喪氣而改容。就手足論。自有筋流脈縮之異。就耳論。焦黑能變瑩白。瑩潤能變焦枯。就目論。赤脈貫瞳。能開障復明。明者亦能障掩其光。就鼻論。端正榮厚者。可變焦赤。火爍其上。就鬚眉論。翠秀者可變枯

索散落。其亡形疎斷者。亦能復翠。就齒論。有落亡重生。瑩美堅固。而亦有缺落侵破。其關鎖。或問曰。改容變態。言之詳矣。其性格紋痣。骨肉精神。何以變形。曰。論紋者。其性極活。轉折無定。亦能化凶化吉者也。論骨肉者。以氣血精神而滋其榮枯。額有飛骨起。爲怪骨。面有薄紗染皂之氣色。爲鬼形。見之十日內死。故能知生。亦能知死。論痣者。隨人氣運而生。敗則生於顯處。祥則可隱而退。論氣色者。得天機自動之變通。或聚而有形。或散而無跡。氣爽嶽瀆。色朗三台者。有德之氣。發祥之兆也。氣離神亂者。作孽之氣。不祥之兆也。論氣質性格者。乃有痕而無形也。如智果論智伯。相長於人者。有五。其美鬚長大。射御足力。技藝畢給。巧文辨慧。剛毅果敢。然而性甚慘刻。將赤吾族。後果滅族。丁謂弟見謂心行殘忍。遂遯湖濱。後果殺滅。如二人。預料其質性狠堅。至死不能變易者也。西門豹性褻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性遲緩。佩弦以自急。二人氣質自能變化。皆見稱於聖人。夫寬廣大。卑瑣狡猾。發乎天然。故可賢可愚。可善可惡。有終身爲君子而不變。亦有終身爲小人而無改。亦有頃爲小人。頃爲君子者。呂尙無形篇云。相有形中。

之形。有形外之形。此二者。隨人喜怒之心而變。隨人善惡之性而更。有等堅心立品者。或迷于酒色而喪行。精進修德者。或昏於財氣而改常。只此好惡之心在人。自己亦不能作主人翁。焉得一相而可定其終身耶。特在人踐形不踐形之間。而難定於一定不移之斷也。此篇一問一答之法最詳。然據陳希夷問道於麻衣云。嘗見有子之相。相不變而無子。乏嗣之貌。貌不更而生男。壽者相而夭年。無壽相而長壽。福重敦厚之形。形不易而遭刑。天命祿盡必亡之相。相不改而壽全。何也。答曰。心生相貌。以理言也。吾聞古人相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察其人忠孝仁義。守道有恆。便到顛沛造次時不改其節者。吉相也。必享五福之慶。若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而便到顛沛造次時無改其性者。凶相也。必受六極之刑。故相人之學。取其形容骨格者。十之半。得其變者。亦半也。學術者亦不可不知也。

據集中關夫子得清奇古怪。四大威儀正氣。汪華之馬蹄生雲。耶律楚材之哭民諫君。楊椒山之死欲暴尸於市。此皆天神再世者也。張蒼口無一齒。壽且百齡。直不疑有長

者之風。賈鳳鳴自回相其心不絕後。東方曼倩所爲避世於朝廷間全身。何必深山之中。此皆達人君子之器也。如桓温妄大。盧杞性奸。王安石之執拗不通。王楊盧駱之浮躁淺露。何晏鄧颺鬼躁鬼幽。皆厚相中敗相也。范純仁幼時有麥舟之德。陸績五歲知孝。司馬光四歲有擊缸之智。中峯九歲能與高峯答機。數者皆宿慧非凡。張齊賢有容人之量。孟夫子有器量。藺相如有包容氣量。范仲淹有濟世德量。郭子儀有力量。諸葛武侯有智量。歐陽修有才量。呂蒙正有度量。趙子龍有膽量。李德裕有福量。此皆遠大之器也。如羅隱一言而換骨。裴度一行而改紋。龐涓無容人量。害人則足之場。死受萬弩。曹彬曹翰之變凶變吉。高孝標孝積之或禍或福。可見荀子所作非相。而有相者全在乎量之。